



尤菴集
早五

墓碣

共六十

~ 16
2410
46



和
2410
60-46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十九

墓碣

墓碣

潭陽府使郭公墓碣

郭氏在沃川郡爲大族蓋自高麗三司左尹綏元始其墓在沃川赤登江上基谷里其三子珣珪琦生員公其子也諱垠字岸夫 成化八年壬辰登第爲持平掌令其家乘云以特命由執義出爲潭陽府使以治最陞爲承政院承旨未及赴 召又按輿地勝覽輕徭薄賦邑人愛戴暴卒于官人皆悲痛絕酒肉相弔至今不忘其惠忌日致祭又按秋江南先生孝溫記文郭侯勤身薄俸莅事清修爲政寬簡吏畏其

威民懷其惠孔子所謂人存政舉可知也卒于官歸
葬之日巷哭聲相接士民相議歲歲忌還聚米設齋
以祈冥福家乘又言魚商不入其境曰潭民必不食
矣公之曾孫女婿正吳行敏嘗南遊遇常漢數輩則
相與語曰明日是郭某忌日也明日卽十二月十七
日也可見其愈久而愈不忘也又云公喪旣還行時
什物皆還之獨一弊笥遺在隱處夫人見之大驚曰
此物奚在於斯速還之毋累夫子之清德也此可見
齊家之一端也又按栗谷先生文集大司成申自繩
卽先生外曾祖據此則公其女婿而先生外翁命和
之私也墓在郡南東林山申氏祔焉生三男長之翰

進士次之屏萬戶次之楨生員孫正字詩以文章名
於世士子取以爲程式曾孫及第自防忠節卓然
命旌門閭叅奉鉉教官志仁皆以文行薦聞今府使
文溶其最顯者而若文漢洎竣雖其秀而不實而皆
間世才也存沒摠數百人不能盡錄豈其善家之報
歟至今子孫誦慕其德業稱思其行義愈久而不衰
郡人將立祠俎豆之而拘於時義未果焉識者恨之
道內儒生朴弘祚等嘗呈文于方伯請以公實跡
上聞俾蒙崇報之典而其文卽忠穆公李竹窓時稷
所著也又按湖南進士崔雲挺所記則極稱公有學
問之功今不可徵信於百年之後而竊以其仁恩之

及於民者觀之則可見其得於心修於身之效也不
然則其感於人者何如是其至也有諸內者必形諸
外無其本則道不生焉今以崔說與家乘互相參考
則可見其不誣也况秋江師事佔畢齋以爲大賢而
今以公並稱大德則公之爲後賢尊尚可知也記曰
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
不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今公之子孫多
賢豈不知此義也栗谷李先生秉銓時將用公子孫
而曰此賢人之後也此可謂百世之公案也公墓前
舊有小表今諸子孫將豎碣於其隧而以余爲公之
彌甥俾余記之 崇禎紀元戊辰十月日彌甥致仕

奉朝賀宋時烈述

平壤庶尹金公墓碣後記

金氏葬陶山自公始其左八十步卽司議墓後 贈
贊成其左九十步卽諱大孝墓官縣監 贈議政又
其左六十步卽諱克孝墓官都正 贈議政曾孫議
政仙源先生隔淺麓葬其前議政清陰先生葬其左
而葬其左五十步者清陰先生嗣子同知光燦也公
考以上皆葬安東今存而顯者同知公二子壽興壽
恒皆判書今改刻原碣者長子壽增也兆內又有醉
石大字精舍記陶山石室孤松五柳諸碑皆其所經
理也專各具其碑嗚呼盛矣哉夫川豐者必本於其

源雖靡李公銘述公之賢孰昧焉晦翁於承事墓具刻著諸墓今茲所記不爲無所受云時 崇禎辛亥六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牙山縣監 贈左贊成李公墓碣後記

公及夫人墓碣歲久磨漶殆不可讀今曾孫參判選五代孫承旨濡相與謀移刻於他石後復磨漶而又有移刻如今日則可保不朽於無窮矣此二公今日之心也公與夫人事行礪城公備記之矣惟以川豐源羨之理推之公之隱德陰功蓄於躬而發於後者可見矣右議政府院君忠貞公諱厚源所謂有一男尚幼後官至鳳山郡守公之第三子也以勲業清名

自致大位累 贈公至贊成白川公判書鳳山公領議政完山府院君三夫人各視其秩光榮至矣鳳山長男厚載僉樞次厚培府使僉樞生迥文科掌令其子七曰重輝永輝皆郡守益輝縣監時輝進士廷輝業儒晚輝兵使遇輝業儒四女壻曰佐郎李坡鰲川君李世章察訪林世溫叅奉宋炳遠也府使生迪側出斗實斗益斗命而四女壻曰梁禹濬邊尚一成後曾任澤也忠貞公生週縣令次運李即叅判二女適右議政金錫胄校理朴泰輔縣令生山輝叅奉三女壻金介臣尹道明洪禹翰也叅判生祥輝瑞輝慶輝女壻洪禹寧也承旨即僉樞長孫也餘不能盡錄余

惟礪城所記質慤簡重不事浮華公之實行可徵無疑也李氏自廣平以下皆葬廣州之治西宮村子孫仍居其下自忠貞公別葬本府細村余於忠貞公同門之義甚篤每有先世文字輒令余述作今叅判又以此見屬余不敢辭而追錄如此云

庶尹金公墓碣後記

慎齋先生論人不苟其一字之愛甚千金今觀此碣其語愈約而愈可徵矣庶尹公其不朽矣哉彼游辭以諛墓者適以羞之爾然非後承之賢烏能與此哉公長曾孫益廉其後闡大科捷重試又五被親試之選颺歷從班甚有峻望今入司諫院爲司諫別兼命

詞 孝考嘗有睿獎以爲奇才公之餘慶在是矣慎齋期勉之意亦不虛耳原文作於 仁祖戊子故此不與載焉其三子夏重呂重龜重皆英秀有文所有男女已准六索而加一蓋振振焉爾公歿時慎齋年十九而學已成凡茲所稱皆親所覩記云

刑曹佐郎閔公墓碣

黃驪閔氏爲東方大姓其源實出高麗尚衣奉御稱道歷累十代聞人達官相望不絕 本朝有諱好禮文科縣監其子悟藝文館檢閱 贈領議政其子孝舜縣監其子璋不仕是娶光州大姓金百鈞女 嘉靖辛卯生公諱天符字應明未數月而失所怙鞠于

外氏年十四始知讀書公記性絕人潘氏歷代總叙
世號大篇作而公再閱輒成誦先輩大奇之未幾文
思驟進取壬子生員戊午魁鄉解遂捷大科由奉常
寺奉事陞成均館典籍歷司憲府監察刑曹佐郎時
母夫人尚在爲養出爲懷德縣監乙丑正月九日卒
于官葬于鎮岑治東白鷗洞公以孤羈能自奮發早
年通籍又素性通豁氣宇豪邁見者輒悚然遜席莫
不以遠到期之不幸夭闕知舊皆悼惜焉其所從遊
如尹月汀根壽兄弟權判書徵李大諫齊閔皆甚知
公其在懷德也政曹再擬司諫院正言其一時各論
之重可見配柳氏大師車達之後學生景芳女朴公

彭年外裔也性質婉孌甚執婦道後公六年生其卒
在同年十月而祔焉男女皆一人男在汶其德克類
擺落生產以文酒自任女適直長金時亮孫男汝者
司馬叅奉汝耋有文藝早夭汝老登第出入臺侍女
爲柳成履妻直長男繼約紀綱紳紐總女爲尹惟鼎
妻內外曾玄百餘人韓子有言不羸其躬以尚其後
人豈公之謂耶銘曰
惟氣軒豁惟才穎發惟季夭闕惟後暢達惟人何必
身榮而世絕

兵曹判書權公墓碣

漢之南月川里有故松庵權公諱徵字而遠衣履之

藏始公弱冠成進士倖蹙避權姦卜塔登第爲翰林直筆不饒其惡 母后大漸佛事有 內旨不奉命坐是官少躋然益有峻望如玉堂薇垣中書天官郎皆極一時之選嘗在漕臺黜大州牧以肅 朝命階通政由同副至都承旨再爲叅議刑曹爲養尹全州治稱神明鄭汝立寄州境公絕不款時要路多汝立人由是旣入還出自安邊改江原監司公先喪考母夫人獨在京特旨來省還任未幾遭喪以歸服闋特陞兵刑曹叅判時有南北警 上器公故以彤弓絃矢先後命公觀察忠清咸鏡道己丑 召拜兵曹判書曰方今本兵非某不可汝立謀叛誅諫官論時

相欲戮告者以反獄後事發而倖臣恃寵黨護不以實告忤 旨黜公進曰言者獲譴雖有指鹿之奸發於殿陛誰復言之向姦黨推重汝立以攻忠賢倘非汝立逆誅則朝廷幾爲李潑惟讓之朝廷矣 上怒甚有救者得解然竟出按關西鄭松江澈方安置界中衆怒猶未息公坐不寔劾去壬辰倭寇至朝廷尤以根本爲憂特叙爲京畿監司首陳備禦策忌者沮格寇深自領三萬兵將守漢江 上忽西幸有旨扈駕遂以兵付元帥卽追赴之賊渡江 上謂公曰且守臨津公見走還諸帥諭旨勉與死守公對敵應機決敗筭成諸帥不能用官軍不利公挺身簡銳與賊

爭鋒賊不敢渡屬有疾不視帥臨津竟失守公痛哭
遂入朔寧招集散亡倉卒猶不失師律御史至不得
入軍門 大駕至平壤城中始無井公前時鑿十丈
者以戒不虞及是數萬之師賴之 天兵出公聞卽
播告以鼓士氣自臨津後大小申狀路梗未達有朝
責俄自分朝禡上故旣罷還叙拜都巡察使入江都
以應西南軍仍饋餉 天兵李提督破平壤賊因進
兵公竭力收支或自負囊橐下皆盡死軍興不乏賊
震驚 陵寢公提調 山陵事拜工曹判書賑恤使
同諸宰籲李提督乞勿許倭和 上還都賊猶據海
澨 賜對請生聚教訓以自強毋徒乞 天兵爲也

甲午病猝劇自是不復任事然猶疏陳大計前後勤
懇公生歿皆戊戌歲 贈領議政公安東人其先新
羅國姓金氏麗祖賜今姓世有聞人至考礪甚有學
行公自幼異常嘗遇賊不爲動容止整暇羣盜驚伏
親瘡割指廬墓終喪兄弟怡愉俸祿常均立朝批鱗
觸邪辨過堅懇涖郡處藩刑德並流去則其人必涕
慕謂有祿於朝者不宜有雞豚之察常慕公儀子之
爲又不爲子孫計曰但遺以孝友清白可也愷悌之
德孚於內忠信之行著於外可謂衆美兼備之君子
矣夫人李氏淑哲柔嘉克婦克母公又多賢子孫又
見公之德行於家而流無窮也銘曰

賢哉大夫天賦之純孝以爲子忠以爲臣友于兄弟道備于身既有旣賁延畀後人蹶蹶武守實贊中興胡不彝常以胙功能螭首之碑博士將銘我姑取之用表其塋

兵曹叅議朴公墓碣

天啓甲子逆适之變豐川府使朴榮臣奮義討賊卒以身殉人曰榮臣之忠勇嗟乃父之教也於是 贈其父叅判職其父諱宗男字子胤密陽人其先出自新羅赫居世高麗有四門進士元自後世襲簪纓本朝允林官至判尹曾祖孝幹校尉祖世馨 贈叅議考虎武科及第未仕而卒娶慶源朴氏公生有美

質氣槩雄豪兼有文才筆法亦勁健始從事公車業不成棄之就武舉占第二名同年又捷重試卽拜宣傳官歷機張縣監司憲府監察丁內憂服闋由刑曹佐郎陞正郎移戶曹 萬曆癸未 朝廷遣將伐叛胡尼湯介公從征有功陞折衝 宣廟盛玉圍錦囊以賜之甲申籌司薦公以文武備具可鎮北邊遂以爲富寧府使自富寧移吉州穩城時藩胡反側不常公繕治戎事胡不敢近時倭衅已啓 朝家移拜全羅道助防將已而爲春川府防禦使以遏倭兵之向北者公屢戰敗之光海以世子分朝撫軍取公爲護行將擢授承政院同副承旨兵曹叅議武弁極選也

癸巳除晉州牧使時倭奴退據金山晉處兩南咽喉
戎務旁午需索萬端公從容責應不失諸帥心與忠
武公李舜臣忠勇將金德齡最相推重甲午忤方伯
罷遞元帥留之幕府一日招金德齡等使與公戰藝
公常得雋元帥以爲鷹揚都別將海港之捷功最多
焉李忠武啓請爲舟師助防將分管沿海五邑軍兵
從戰閑山場門永登見乃梁皆以捷聞然忠武以譖
就理公功亦不顯由尚州廣州牧爲會寧府使先是
北民附倭執兩王子以餌之朝廷以爲憂故有是命
公撫禦有方胡人亦有來附者大司憲洪汝諄論遞
之辛丑六月初十日終于家墓在楊州馬山子坐之

原夫人李氏祔焉公忠孝清白出於天性幼孤而能
哀慕事偏親一無違悞久在邊遠常切丘墓之感每
值節日終夕悲哀屢典州府不營一瓦不增一畝淹
貫六籍旁通子史文義卓然有請業者亦不辭有以
屏簇請寫者必傾一大觥然後揮灑之酒戶甚寬而
能知搏節逡巡有退讓君子之風焉李氏郡守世俊
女男長卽豐川次榮民早死二女適崔士恂徐夢說
夢說進士側室男榮老榮邦女適生員金榮豐川男
之屏奉事之垣僉使之藩縣令之墉兵使女壻郡守
李文柱側出男之閭崔士恂子雋發正發厚發徐夢
說子淑潔澈榮老男之城之綱之紀榮邦男之完全

榮子益燒益斫益炷益燿益煜內外曾玄多不能盡
錄甲子之變豐川爲賊將李守白所殺之屏之藩手
斬於都市中以復讐 仁祖赦不殺嗚呼公之遺風
餘韻所及者遠矣豈不爲世道之光也金益燿沙溪
老先生之孫也與余相親厚今以公銘來請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此涪翁之至
言不見其山願見其木看朋友且然况祖父子孫之
血屬吾觀叅議公之子孫可知家法之自出本諸身
而光于世道嗟百世而不沮

奉事李公墓碣

己卯士禍之餘俗尚大變士類爲人所諱者深矣李

公大邦能自伸于明慕聽松之風自號聞松私亦習
其筆法及 宣廟癸甲之際黨禍復大起公復從牛
溪先生游公爲人清明和易口無惡言行去崖異而
所守則確如也事親甚孝無故則未嘗不在側得一
美味不先入口人見其愉色婉容卽知其有深愛也
行己處事一毫不苟父母不憂其陷於不義居喪廬
墓晨夕哭拜雖風雪不廢飲食之嫌於先諱者終身
不食也兄弟五人公能經理以業其無歸者於宗族
益敦其雍睦雖奴隸之賤待之亦有恩義平生不事
生業聞有山水之佳者輒就而居之亦未嘗久淹所
與游皆名人勝士以薦拜 獻陵叅奉例陞奉事以

終甲辰閏九月十四日也男時曙晫晫等葬之廣州
芸揆洞端人完山李氏之封壽六十七端人明達識
事理事君子奉舅姑咸得婦道以癸未二月二十七
日終年若干公字 李氏出慶州上祖謁平佐麗
祖以功至大官其後各公巨卿累累有焉曾祖楮縣
監祖龜瑞郡守考鯽司議妣李氏 國姓靖 國功
全盛當作盛全

臣安賢君全盛之女時進士生惟恒惟昂惟晉惟復
曙生縣監惟澤叅奉惟孚承旨惟泰惟益縣監惟謙
晫生惟善惟高縣監惟彥惟獻晫生惟節惟濟惟咸
內外曾玄總二百餘人公之才志行義足以目見於
世而沉淪下位歛而歸之豈非命也耶惟其子孫蕃
衍而多賢今惟泰以儒學大鳴於世今 上屢徵爲
顯官又特除惟澤邑宰以養其母其幼穉又皆修行
好文李氏之興蓋未艾也天之報施於公者蓋不爽
矣况其所樹立無愧古人其潛德幽光久益彰顯其
屈於斃者又奚足憾也後之君子觀於公而不怠於
善可也銘曰
公之志非不如古人公之才豈不如今人人先已後
已屈人伸天既有定積者多而施者遠也以彼易此
嗚呼士之所不願也廣陵之旁江水湯湯公之祉慶
與之俱長

義禁府都事梁公墓碣

公世居嶺南始事南冥曹先生後聞牛溪成先生得
靜庵趙文正學質疑求正踐履篤實嘗曰正學俗學
只在天理人慾利與義之間而已吾當講究義理涵
養德性盡吾心行吾所當行者而已又致意於易經
深得蘊奧雖老師宿儒莫之能過盧玉溪禎嘗與討
論歎服其高明 萬曆庚辰皇考吏曹叅判諱喜奉
使卒於燕山公迎柩境上歸葬故土始公萬里承凶
千里奔哭勺水不入口翌年又喪偏親人理所不堪
而猶自力以盡情文 宣祖大王蒙難西行士民皆
竄身自保公曰吾世祿之臣其可安坐而不赴 君
父之急乎鄭仁弘起兵爲大將諸義旅皆屬焉仁弘

公妹壻也素知其心術不欲與同事遂與長子梶奔
問 行朝旣至獻薏苡米三斛箭竹四萬箇長片箭
三百部 上引見特加歎賞翼年扈 大駕還京固
辭盟府扈 聖之祿遂退歸鄉里始公將行處置家
事纖悉得宜以故家屬俱全於難朝廷除義禁府都
事謝 恩卽遞後宰臣金公命元李公忠元等白
上曰梁弘澍父子俱以草野布衣奮義忘家遠涉赴
難平壤之戰亦賴其所獻其忠且賢可尚也 上曰
予記憶此人而嘉其忠欲速收用於是屢有職名公
不冝祿仕或斃出旋遞 宣廟末年仁弘用事網打
一番名流而以牛溪爲首至比於賊魁秀吉公作咏

懷詩以見志其詩序極言牛溪道德之懿并及栗谷先生曰他日文教蔚興議享聖廡則兩賢必與焉今之醜詆者得無孔文仲之悔死乎 萬曆癸卯上大疏痛斥仁弘竊權耦國之罪當其時摺紳章甫之入於仁弘之袖者迭相投疏罔不請殺而 宣廟輒不罪之曰予見弘澍於龍灣赴義之日渠必不敢以無稽之說欺其君父此公之受知之最深者也光海初仁弘之說益行公慷慨獨立倡言排之又草疏將上而會病卒 萬曆庚戌九月廿二日也得年六十一善流聞之無不傷歎而沙溪金先生守夢鄭公擘皆以道義之交尤惜之公上世本出耽羅有良姓與高

夫二人鼎足爲國主後通新羅改良爲梁受籍于南原歷麗氏至 本朝世有聞人顯官高祖川至生員不樂進取專心學問作家訓以教諸子子孫皆遵而不失曾祖灌同知事以清節見稱 成廟特賜褒典祖應鯤僉正妣星州李氏公娶縣監李師閔之女生二男四女長卽梶有文行號真愚齋次棟佐郎壻吉云範權準郭容尹時俊權掌令尹都事也長房生男頰甲次房生男用濟道濟處濟內外曾玄揔六十餘人而今顯於世者正郎重履正字聖揆父子皆妙年文第士友稱之重履尊公錫九來謂曰我曾祖考都事公高才邃學早游師友間爲世所推重而世值蔑

貞坎軻以沒我祖真愚公不幸早世二墓無刻長懼
浪滅而無傳盍爲辭以賁之余哀其意而爲之說曰
自古黨禍之作知其邪正之分者鮮矣既知矣而立
脚能住者尤鮮矣公以仁弘之姻親辨之早辨而又
非但覓陸之未光則公當於古人中求也銘曰
草藥煨煉救不得病萬沈聯袂何傷乎正在慶元世
世道可嘆吁嗟梁公可與周旋乎其間

滄浪成公墓碣

昌寧成氏爲國朝名族一本此下有世然以聽松
爲祖以牛溪爲父又未若滄浪公之盛也公諱文濬
字仲深公行義文藝亦出等夷宜若益大以光而顧

有所遜焉者豈一本無公行二先生脚下難爲子與

孫歟公既一本歟作而謹守先法篤志力行不忝所

生一本此下二先生真可謂有子有孫矣蓋聽松先

生靜菴趙文正公高弟牛溪先生得其傳而又與栗

谷李先生爲友道學之正最得洛建淵源公學於家

庭及事聽松先生年十餘栗谷見其詩以爲有文章

才牛溪亦作詩以志喜後以劬書致疾然亦未嘗暫

廢遂淹貫百家車五山天輅自負該洽註哀江南公

訂其訛誤又有杜律註評後國中書籍遭亂焚失有

以故事問者公應口對時人取決如東晉之刁賀也

一本無車五山二十七日中司馬拜 延恩殿參奉又

為世子翊衛司洗馬翊衛司 世子出則前導講
官會講則侍立階下至是講官請令陞座備講蓋為
公有經術也俄而羣小誣牛溪公遂謝歸仍廢朝十
六年不出林泉 一本此下云頗有叙述裨補世教者
多矣嘗記族姓書曰歷考傳記中國
家重同姓有以源異而通婚者則君
子非之深以其族人之犯此為恥焉公有一本無公字
以我東崇報殷師全然鹵莽請於大宗伯增修儀物
且差其裔鮮于氏世奉其祀如奉聖侯例其事遂行
仁祖卽位拜司圃署司圃公以非循資上章辭 上
不許曰予聞名久矣及公歿 上又惜其未究於用
出為永同縣監二年歸永之人至今稱之曰古之人
古之人 一本云古
醇德也 天啓丙寅年六十八正月二十六

日卒葬于長湍府社堂洞妣 一本此下有貞敬
夫人高靈六字 申氏

中廟朝名臣用澂之孫僉正汝樑之女配 一本此下
有宜人二字

咸安趙氏其父堪主簿牛溪先生甚相友 一本此
下云宜

人有婦德通事理牛溪嘗曰賢婦也凡家事多與詢
議焉及老以謔翻釋先世行狀時命孫兒輩通讀以
誨飭 男櫟僉正杖別坐櫻僉知大司成申敏一安厚

之尹正得其壻也孫熙績縣令熙胄縣監熙緝熙命
女三人適襄幼華洪爾遠金龍瑞皆僉知出也熙胄

繼僉正主宗祀曾孫至善至行至敏至和至仁至重
至遠至健至粹至厚至憲餘未名而申大成男恂孫

命圭皆為侍從官女為曹漢妻有絕異之行 一本侍
從官下

云安氏子曰峯峯俱進士嘗佐郎尹氏子曰謙後承
皆淳謹好善女子尤多至性而大成女為曹漢妻最

有絕異行其以古節婦稱者孫女金氏婦也公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又
有太極辨洪範義公既有美質又孺染家庭則洪範一本
義下云公既世其實行之篤固其茶飯而又濟之以
家承其餘矩則文藝一本云兼之懿故服其行者有如鄭松江澈金清
風權吳楸灘允謙黃秋浦慎安牛山邦俊諸公無一本
如以下此六字而有而一本此下有李月沙廷龜張
皆一時名賢五字而至於二字谿谷維則又稱其文以為近世所未有蓋人之推公
固以聽松牛溪而益重然亦以二先生之故其責望
愈詳在他人則不然也沙溪金先生嘗疑公於陰陽
消長之際處之不甚分明責之甚嚴又託人規之甚
切先賢風誼篤厚可見而公亦不為不堪嘗以書遜

謝於諸公其不難於自屈蓋亦法門之餘矩也李誠
父吳伯豐亦嘗見疑於朱門而不失為名人一時之
得失誠不可以定天下士也一本無蓋人以謹按牛
溪集中先生嘗病公於事不甚曉解既而則一本無
一字曰淳厚寡欲又識義理氣質之美可謂難得又
謂一本此下松江曰孝友之行吾所不及嗚呼牛溪
先生真用功於大學之道者不敢以僻焉疑先生則
其於知公庶幾焉一本嗚呼下無牛溪以下此九字
銘曰

滄浪公讀父一本書惇孝友忠信居詩與文以其餘
父日子於事一本疎乃其行吾不如其父誰坡翁歟

學程朱溯思輿言有物豈欺余一本無言有欲知公以下六字此可於

學諭 贈都承旨宋公墓碣

贈知申事宋公淳厚文善與物無競性又篤於誠孝其考松潭公年九十在貧如客公終日侍側油油翼翼雖夜不忍去又與諸弟妹異房同居終身無忤言愠色與鄉人處淡若無情而於其過惡耳若不聞焉故人之毀譽是非無所及焉年幾四十始登上庠仕爲齋郎軍資濟用二監奉事栗峰道察訪自謂揚名顯親惟有科第而末世公道鮮少專攻詞藝決得失於一夫之目是苟也不如講經計畫自以己致爲快

也於是捨置家事專心兀兀窮晝夜不倦旣淹貫經書耳順心得不但滑於口而已然當時蹊徑甚多非權貴家子弟則莫望焉以故公再中格而再不利仁廟反正之元年癸亥竟以公道獲第而以非妙年不與槐院選分隸成均爲學諭居無何感疾以是年十一月廿七日得年五十九而卒焉翌年春松潭公使公二弟及諸子壻葬之于公州沙寒里之先兆嗚呼悲哉歐陽子云仁義之行可使父不哭子以公仁孝而何若是反戾哉公諱希遠字毅伯我宋系出恩津縣文忠公圭菴先生譜自高麗判院事諱大原以下麗末執端明誼有大名 本朝雙清堂諱愉清風

峻節震耀於世堂在懷德治南宋村村名亦因吾祖
始判官諱繼祀判校諱遙年諱汝霖諱世助皆官郡
守松潭公諱栴壽其文采風流世所罕有蓋自執端
適適相承世守雙清者凡六世而公又松潭公之適
子其外祖宣務郎柳亨弼也配延安金氏牧使繼先
女生同公年沒後公三十五年生 贈叅判國銓護
軍國重女壻李榛朴構盧文漢朴謙也叅判男奎淵
府使奎洛監役奎濂文科今爲觀察使公之贈典卽
其追榮也護軍男生員奎泰奎復內外曾玄世益蕃
衍而觀察男相琦妙年登第俊望如玉積善之報蓋
不可誣也余於童幼時仰見公皤皤鬚眉左右松潭

公兩世顏貌未甚分別至今想像真朱子所謂華髮
斑衣者歟此非人世之所希有也耶金夫人余於其
大耋後上堂上壽而仰其容貌聆其辭氣可想其四
德之具也銘曰

聖人有言善人吾不得以見之蓋如公者古亦鮮也
不羸躬而尚其後可見神理之不舛也

通禮贈禮曹叅判金公墓碣

通禮金公受學于牛溪成先生爲儕友所推重爲工
部郎時清陰金先生贈詩曰吾愛清真水部郎一生
懷抱絕關防孤蹤未肯窺侯館兩手猶能引酒觴亦
可以見公之平生也公生于 嘉靖癸亥以上舍在

賢關常爲多士領袖闡大科隸槐院序進至殿中選入騎省郎常言鄭介清始事朴思菴後乃背之而黨邪以此進途枳焉 宣廟見介清稱汝立爲見道分明又見其排節義論枚流遠裔而榜示其論于學宮公乳名近俚或言當改答曰先人所命不忍也後竟避逆名改以偉男嘗引親喪在垆值大雨或勸退期待晴公不肯曰春秋書雨不克葬穀梁胡氏並譏其喪不以制矣其遇是日雨下則輒盡然而泣又嘗見人上壽於其親感愴而歸自後不復赴壽席公兄弟五人皆有文彩風流與姊子月沙李公廷龜常會一堂以文酒爲樂一日不相見則忽忽不樂視所生相

如已出公家荆樹上烏鵲幾於相乳其雛矣倭亂李氏龍溪公止男將自翰苑出佐戎幕 上問爾母及兄弟安在對曰內浦也 上曰爾與爾兄弟共勉王事公聞而灑泣以白衣同掌韜鈴多有勞績 宣廟末年都下訛言寇至士夫家爭門走出公上疏曰君父在此疇敢先去以爲民望請梟示城門俄而訛言亦止 宣廟欲授以方面而以官資卑不果 宣廟賓天公以受知未報悲慕特甚三日不進水漿光海時姦臣主廢 母議脅令百官無小大一皆獻議公不肖曰此非臣子所敢議自是杜門不出雖兄弟過從必避凶黨所居不過其門常託於沉冥日時事

如此進食苟活吾所耻也因醉而絕粒者累日遂以
萬曆戊午十一月二十七日不起得年五十六葬于
交河先壠丙向原嘗赴京師留詩以戒其子皆聖賢
格言資性寬厚樂易至其辨是非決去就則截然有
不可奪者尤以隨人俯仰爲耻一室書史超然自守
爲文俊偉橫逸不蹈襲前人其詩天然自得有陶韋
風格筆法慕匪懈堂 宣廟覓入其所臨之帖償以
御書兩簇盖公爲一時諸賢所推 仁廟反正莫不
追思浦渚趙公翼至於流涕云公字子始號藥山光
州人羅季有王子興光遁迹于光子孫因家焉高麗
時連八世爲平章事故號其居爲平章洞麗亡有直

提學若時守節不仕至 本朝諱礪禮曹正郎世愚
成均典籍彪永同縣監 贈左承旨是公會祖祖及
考也妣順天金氏監察自渭女配李氏學生彥輔女
每稱公內行之正而曰臨絕不令在傍其謹終之義
亦可見矣一子瀛才行卓然未達而終長子字亨闡
文第躋崇秩今爲留守追榮三世 贈公嘉善大夫
禮曹叅判兼帶如例次字慶判官一女壻李益成留
守男萬年別檢三女適叅奉李緯長洪得圭鄭聖能
判官四女適金碩羅弘佐尹世績李濟內外曾玄摠
若干人自世衰道微義理滅息抗厲守高者多見屈
抑况公自遠濁世不獲滋垢其所樹立實有助於民

彝公可謂賢矣今留守公不失遺訓曩在乙丙之禍不免深瘠以辱爲榮今以崇品羽儀 明朝天之報施之道於是乎可徵也銘曰

公之壯歲遭時罔極耻生於世矧伊祿爵感感靡騁翹夔之託迹雖沉冥實扶帝則有來千秋過者必式

蔚山府使 贈禮曹判書閔公墓碣

天啓丁卯四月閔金吾桓以衰服詣時烈先君先君就次吊之金吾君爲說其考蔚山公當寇亂日道沒今將改棺求美木而來仍泣言曰先考當昏朝時以新進在槐院忤爾瞻纘男意廢處十年 仁廟初軫西顧憂簡畀郭山及逆适舉兵反先考慷慨奮發決

死先登其遁潰逗留者嫉之以故反被章劾功不錄而罰及之罷官僑居公家素貧而官益慎採拾以自養復爲蔚山府使郭與蔚皆東西極邊而蔚尤與倭對境然無幾微見於色惟以盡瘁奉職爲心以胥丁卯正月有拿命道聞虜犯境連陷諸鎮驚惶不食病遂作竟沒於忠清之槐山境先考始聞虜變日慨然歎曰吾郭山時語任事者曰某處險隘當如是某地平易當如是某事當如是施某人當如是用不然虜當如是諸人皆不用吾言使虜猖獗吾若至今在西必有一分之益後迹虜始卒則公言一驗云今觀公諸孫光晨光胤光旻諸君所爲狀盖與金吾君無異

言公早孤學於諸兄取進士選補叅奉別坐叅奉時
觝斥言官私囑遂以罷其言官後則愧服捷謁聖第
爲承文院正字陞博士例遷典籍然公猶不屑屑爲
也及爲郭山時朝夕待虜變公曰爲臣事君豈擇險
易當死則死而已旣至卽築凌漢城以爲郡治築時
親負土石吏民爭先趨事不閱月而成時 皇朝將
毛文龍據我境椽島擾弊吏民西路蕭然公揭帖毛
鎮以喻之毛爲愧屈西民賴之公馬鞍弊壞褊裨請
改曰鞍是戰具公曰向者倭變遇賊而走者豈馬鞍
不完之故哉常擐甲戴冑以終日夜則枕藉而臥至
於額癭而終不釋朝廷陞秩爲守禦大將仍兼本路

助防將以教書獎之有曰苟得如爾者數人庶弭西
顧之念公益感 恩命必思報答嘗與營內守宰約
曰吾輩當此多事同受守禦之 命早晚乘障我移
一步則公斬我公移一步則我亦然矣諸宰皆有權
力自喜人亦有素不相樂者皆應且憚 上聞公益
勵清苦特賜品服且於公兄汝任赴羅州引見面諭
曰予常嘉濟州郭山之居官人皆盡職如卿一家則
國事何憂時公兄子機守濟州郭謂公也聞者感動
李适以副元帥巡到嚴飭其褊裨使不敢侵擾及其
將反獨不敢檄召蓋知公非振落人也公矢心致死
遂從道臣至順川肅川界軍中夜驚一軍皆烏散公

獨不動翌日收拾散卒追道臣還授以所棄印信道
臣大愧之道臣又欲令公退守本郡以備虜乘虛公
責以大義曰何忍以賊遺君父而退處安地及見都
副元帥皆愍老公對之一如對道臣者至江諸帥
亦不急渡公慷慨先發有挽公者公絕袖而渡諸帥
亦從之公遂從先鋒將鄭忠信南以興柳孝傑等至
鞍嶺敗賊公欲亟紓行在憂走急足以敗賊聞又
奔行朝於公州仍扈駕還都被御史論劾公上
疏明其不然而待罪道臣竟啓罷之冬叙爲蔚山府
使蔚久拋田政小民稱寬公私行打量只令平均而
使原數不加於舊良甚便之有漂倭見執以賂乞生

還公只慰諭以國家好生之意受賂者見公不
污慙而還之有武士討适有戰功而不錄者伺元帥
出執鞚自言且言公屈以爲證援又趙公漫及儒生
上疏訟公自爲先鋒奮不顧身而亦被屈抑狀元帥
畏惡公議丙寅冬追公賞陞嘉善時朝廷行號牌法
以簿書不及期會被拿命及聞虜警晝夜進道聞虜
益急有和議憂憤發病遂卒於槐山村舍實丁卯二
月初七日也病甚時作書親舊恨不得馬革裹尸願
語子弟曰吾常願以身徇國不欲見國耻主辱也
豈意今日使虜得氣而去而身死於此因泫然流涕
子弟寬譬之公叱曰汝不知老父平生乎及已革命

子孫澡浴正席臥不復言公豐貌偉幹威儀嶷嶷常
充勵守高率意直前耻爲骫骳之習志在 宗國一
飯不忘清嚴寡欲冰雪比潔其見於外如此居家實
行可推而知也作字作文皆稜稜有氣力絕無軟媚
態亦可知其爲人也公驪興人諱汝儉字宗禮配李
氏府尹廷鸞女籍全義高麗大師棹之裔享年與公
皆六十四而先沒于癸亥閏十月廿一日同葬懷德
之三政洞閔氏世葬于此其世系具于大碑碣故不
復著後以振武功 贈公禮曹判書長男杵孝行絕
異 命贈戶曹正郎次楷次卽金吾君不勝喪女長
適寺正鄭弘任次適縣監南斗華正郎生男光義光

晨光暹光旻女壻慶寔楷生光前金吾生光旻女壻
令沈光泗縣監南重維公之孫曾皆孝義質直豈無
所自而然也今距 天啓丁卯五十五年矣其間世
變有不忍言者使公而尚在必能奮忠畢義不然則
必能蹈海而死矣孤露餘生追念前事爲之愴涕而
書公之事如此云銘曰

維公揭揭耻與人隨守義直躬維志之持不偶於時
聖主知之褒及一家榮溢宗支逮丁卯歲虜入邊陲
我師不競遂從羈縻公聞而奮五內隕隳疾病遂作
俞扁莫醫遂死于道不負 主知惟子暨孫孝義孔
宜惟公之教于茲克施我撮始卒撰此銘辭

僉樞李公墓碣

公德水人其譜曰有敦守中郎將邵賜紫金魚袋陽
俊保勝將軍允蓋民部典書千善金紫光祿大夫柱
國樂安伯仁範藝文館大提學入我朝揚爲工曹
叅議明晨知事謚康平公抽郡守高祖宜茂司諫
贈領議政曾祖荇左議政兩世文集傳世議政公以
能詩服華使有名中朝祖諱元禎挹翠軒朴公間歸
以其女識明行修韜晦以沒號客浦散人考諱洞進
士壯元贈吏曹叅判與栗谷先生實爲三從兄弟
妣慶州李氏護軍曷之女公兄弟三人東岳公安訥
以文章能繼先武華使顧天俊恃才敖蹋諸擯使氣

索東岳公獨能抵敵不至全敗德水之李盛矣哉實
爲華國之珎也公東岳公之仲兄也諱安訥字子仁
行篤孝友壬辰倭至侍奉二親轉客北關盡心周旋
上下百口終得俱全嘗寓端川從郡守姜公燦有謀
畫扞蔽功朝廷進姜公秩而授公軍資監直長陞
爲主簿移司饗院歷司憲府監察平市署令儀賓府
都事漢城府軍資監判官於司僕則爲判官僉正而
監縣者龍仁孟山石城守郡者旌善加平終以司宰
監僉正丙子從難於南漢錄陞通政僉知中樞府事
年七十三以己卯十二月十七日卒翼年二月九日
新卜以窆公嘗有從勳兼以其子牧使捧推恩贈

至左贊成夫人李氏從授貞敬誥公家無困庾之積而克己喜施接遇賓客周卹貧匱無所愛惜蓋其天性然也夫人全義人高麗大師棹之後縣監旭之孫將仕郎豐春之女仁孝端莊每早起盥澣靜坐一處終日不移人不覺其異於塑人自幼至期願如一日焉其逃禍于北雖顛沛困絀之中必拮据以成甘旨亂已將還舊館人爲言屋食之價將以一婢子塞前約而太夫人不忍捨夫人自以其所急者券與之無靳色館人服其信義太夫人悅其媚承公伯氏僉樞公與其夫人相繼沒世有二女子幼夫人慈養教導資嫁舍業克盡其誠於疎賤孤稚亦然也嘗有隣媪

來言遠方貢士寄我者病瘧殆矣夫人愍焉探問藥餌久益不懈既全乃已公沒夫人已七袞矣饋奠之奉朝夕必親朔望祥禫必通宵齋滌事未具未嘗就寢以及先祀迭掌者或有故夫人必請自行或以倫次爲言者則夫人必呵之臨屬續以先諱將臨蔬果藟鮮一一指付其人牧使宰原州一日客至適宣陵忌辰也夫人慮有盛設以小紙密戒之時夫人年近九十其聰明祇飭如此己亥十月十六日終其生實隆慶己巳也一男卽牧使四女鄭錫崔遠叅判南老星司諫李梓其壻也牧使娶觀察使金正男女生觀夏泰夏鼎夏三女適正言尹趾美牧使李松齡

承旨洪歲及夫人存內外曾玄總七十餘人十二月廿日祔葬海美縣北毋山前夫人星州李氏別葬李氏固故家大族而又以文名世至有栗谷先生則諸宗皆婺女之榷棹也况公與夫人之懿行稱艷者不衰其可傳也無疑也觀夏今爲尼山縣監介其邑人尹公宣舉來請余銘義不可辭銘曰

壽得於天七十而老祿以己取人曰猶少有淑其逮夙有令譽仁無不洽禮則有餘爲婦爲母事皆可書刑家宜室兩美相成嗟爾後承鏡考斯銘

大司諫 贈吏曹叅判李公墓碣

叅判李公墓未有銘大學士金公壽恒狀公行且曰

吾祖考清陰文正公與公爲執友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余於是知所以銘公矣按狀曰高麗太師吉卷始開籍龍仁龍仁之李仍大顯於世 本朝觀察使伯持以清白爲選吏高祖宗衛生員曾祖澦不仕祖蓋忠正郎考啓仁生員 贈左承旨妣 國姓 莊憲大王六世孫公早孤育于外氏家能自讀書外王考李僉正克綱喜曰於吾宅汝膺相師言矣年二十二中 萬曆庚寅生員庚子以齋郎擢第第一人其庭對效劉寄錄由是選曹屢擬臺省而竟不批由典籍歷刑兵曹佐郎除三和縣令有 詔使行公到官未浹月策應優饒儼使李五峰稱之自是再爲北評

事間爲江原都事禮刑曹佐郎戊申始入兩司爲正
言持平兼三字銜移兵曹正郎命檢田湖西賑恤使
李白沙請公自從繼祖母姜氏沒受承重服旣除復
自兵曹郎遷掌令有匿名上變者公力爭毋聽時奸
臣誣臨海起大獄以公爲問事郎竟錄勲籍公力辭
不得則對人言必顰蹙官銜印章皆見其不屑之意
俄拜成川府使遞入爲掌隸院判決事已而遷銀臺
自同副承旨至左副又求外得肅川戊午朝京復
命久爲承旨己未拜大司諫時 仁穆大妃奪去位
號慶尚監司尹暄忠清監司李春元於進膳狀仍稱
大妃奸黨請罪甚急公力辭 新命因事暫出則卽

停其論士論避之盖自是不復入臺垣而累拜承旨
及兵禮曹叅議辛酉 天使來頒 登極詔公以該
房承旨例陞嘉善封本品君病不能造朝遂以十一
月十二日卒葬于抱川山谷里先兆其後癸亥改正
勲階公諱士慶字而善資性重厚有至行考承旨公
以不得乎繼母憂遑早卒公旣深痛之又欲終見底
豫以繼先志盡心盡力卒致感回遂有吾孝孫之稱
姑夫趙昭敏存性每曰李氏家和平之福非某曷致
也季父旌善公榮仁有王覽行公視之一如承旨公
推之以及疎遠而常誦范文正吳中語屢典郡邑凡
所措畫皆可爲絜令而常清謹自守焯有聲績故隨

有去後碑其赴京日華人以其簡潔亦無所要素其
與人處溫謹無崖異而至其守正不撓則雖於鄭遵
韓纘男正國之權倖亦無所骫骳焉賊臣爾瞻公中
表姑夫也嘗有所脅持而不爲動尹月汀聞公論事
喜曰果知此公心事矣公胤子後天在臺亦論爾瞻
黨鄭公廣成適以察案同席喜謂公曰是宜有是子
矣蓋自 聖母幽辱不樂仕進低徊退縮遠跡名途
故卒爲亂世之完人可謂難矣夫人郡守成希益女
賢有女德事上遇下恩禮備至隨夫子之官絕無營
爲故親黨婢使及州郡人皆稱頌之公沒時夫人年
五十一服將除 聖主臨御其二十七年食二子祿

孫曾衍宇天之報施蓋不爽矣男長卽後天卒官叅
議次後地進士次後山登第屢爲監司實地公叅判
職季後淵女適承旨鄭攸叅議男牧使峻岳翊衛擬
岳出爲季父後女爲金萬雄妻側出方岳冠岳勛岳
進士男牧使河岳監司男叅奉舜岳進士宣岳斗岳
四女壻掌令尹遇丁佐郎李夏鎮生員徐文重進士
朴銑鄭承旨生弼祥雲祥長奉事內外曾玄摠百餘
人蓋聞東漢之士從李司隸來者人固不問焉而公
又與金文正連袂通家又其子姓之盛無與比者公
之賢可徵不誣者如此銘曰

王薛何稱所遭者變若處其常其孝曷見昔崔山南

王母夫人乳其慈姑猶福斯臻矧公子孫宜爾振振
公視昏榮頰感眉曠彼妄謂我心在天津三辭一揖
終免緇磷在古猶難今實罕聞有不吾信視太史文

禮曹佐郎權公墓碣

公諱得已字重之安東之權自高麗大師大官名人
累累有焉曾祖博剛直清慎常以名節自厲祖德裕
宗廟署令考克寬繕工監監役其仲兄吏曹判書克
禮娶叅議徐固女 隆慶庚午生公三十歲出後監
役公公姿性絕倫自幼率所言無誑淫媠之辭絕不
出諸口所事未嘗諱其非人有言其失卽自悛謝長
者多折行輩以交己丑中進士除齋郎監役禁府郎

庚戌再爲齋郎夏捷文科第一拜禮曹佐郎公數十
年之間連喪所後及私親而適廢朝數絕倫常至閉
母后于西宮遂無當世志戊午除高山道察訪公曰
不仕則野人也仕則當身與言俱出遂草疏論 西
宮事反復乎天理人倫之極辭意懇惻公從兄僉正
公力止不敢上公自是遂自廢處身如編氓凡燕樂
事皆不與其後再爲兵曹佐郎亦皆不謝嘗有遐邇
之志而重去墳墓棲遲郊坰未嘗輒入城市至壬戌
二月入湖西之海曲居焉所居不蔽風雨亦泊然也
自是益覃思於經籍爲學甚成次第而公已病矣讀
易止乾卦以是年九月某日終焉翌年正月諸子窆

于廣州治南樂生里素谷亥坐之原遺戒曰銘旌只書禮郎所不拜者勿書衣周於身棺周於衣而無槨輿無雉帳墻以麻布覆以草席無用四布以累我又毋借官力公自少志學猶以調謔爲無害旣而大悟其非遂自號晚悔嘗題梳帖曰頭有垢梳以攘之身有愆禮以防之心有妄敬以將之常曰凡事必求是毋落第二義故其讀書必虚心博考叅之異同不立己意以碍正見精察其義理之歸以爲存心修身處事接物之本日用之間專務爲己晚年見益高行益力而公未嘗自謂有得也自幼在親側衣服必謹不敢有情容闕言無一毫私財監役公不事生產公幹

家以致甘軟家人或以其餘奉之則輒不食將以復進也年歲所收必分爲二以爲奉先養生之具監視別貯不敢他用又以爲人自處厦屋而祠廟下窄非人心所安欲本朱子意考古制立廟而未就以未能終養每遇美味不以恣食必分兄弟及親朋之有父母者教諸子雖幼必令誦聖賢說話凡有所欲必呵禁之稍長則先授以四子然後乃及諸家嘗戒曰吾所望於汝等非要取第做官但願爲善去惡而已所謂善只是一箇是而已凡事若未到十分是處則便是不善又必無要名之意然後百事可實又曰學問之要在於讀書窮理而已人於萬事萬物皆要窮索

然後他日有受用處不可謂非今日切已而忽之也
又曰居鄉勿言守令賢否時政得失卿相過惡又義
兵多行不義國有事變宜勿相應且毋上疏言事此
皆公本之躬行者也常不赴人生日會蓋欲微喻以
程叔子之訓也與人言無貴賤賢愚必以誠信不可
告則默然而已然論人不以短而掩其長不以迹而
斷其心雖氓隸之賤未嘗凌蔑必和以待之而亦未
嘗狎平生不觀漁獵曰雖微物惡死之心則同也有
童子爆蝨爲戲極呵之大旱勿令灌花曰人方病渴
矣見飼狗者曰人方病飢矣常麤衣淡食不以苟費
於守宰未嘗干擾所餽不苟受曰我朝守令無私俸

不可周人爾瞻當國宗室龜川君晬上書攻爾瞻龜
川公連也爾瞻疑其書出於公人皆爲公懼公不爲
動李挺元亦醜而貴者欲來候公公辭焉蓋自黨論
以來無不以類相求而公甚惡之常超然自守故彼
此皆無私昵亦無訾警者爲文不喜華色惟貴理勝
雖場屋之作皆據實無空言可舉而行也公讀書必
潛玩深思有疑輒記名曰僭疑雜著五卷並藏于家
配淑人 國姓 恭僖大王玄孫考龜城都正瞻淑
人性孝敬母夫人疾病日夜禱于神淑人生習富貴
及行躬執爨與公同藜藿雖古桓少君不過也待庶
母能化以道於庶妹禮秩無間雖甚愛子弟而不蔽

其過公有婢子備御者亦待之有恩年十五歸公三十九己酉卒公子長誅縣監次訖以哀十七夭次訖縣監次譜次認右尹女長適領議政沈之源次適韓彬庶出男誠女適李鐵如誅三男懂性懂縣監懂後譜二女適沈之淹宋時杰庶出男惶訖男悽恃三女適綾安守儀黃羽漢李得然認男悽惟二女適尹拯尹義濟誠男悽悽嘗曰吾十四五讀書有感乎心遂有求道之志其後不免爲科業所累及居憂服中時觀朱子書向學之心油然而生喪亂以來利誘稍寡而本心漸明只是酬應之際好惡之私又從而牯之遂不免因循偷惰矣及至年益老多觀古書則

義理漸勝私欲漸消爲學始有可據之地而志氣已衰亦不能勇猛奮發日用之間尤悔甚多終不能灑然自脫也此見公省察精進之功也至其病革偶閱朱子書有契悟處忽自點頭曰我所著僭疑亦害也此亦可見學問誠篤之實至死不懈也世之知公者蓋少而其所謂知者亦未必知公造詣之所至也銘曰
於惟晚悔學知方歛華就實闇而章是曰爲己進莫量逢世之昏寔自靖不仕難語孝友政踰河蹈海苟性命惟曰此學尚屬己勉焉孳孳斃而己有言孔嘉戒後嗣豈惟後嗣可範世今後之學曄春容口舌之

騰內實懜苟志學者請視公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十九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十

墓碣

司議 贈左承旨李公墓碣

公諱景節字吉甫德水人始祖敦守高麗中郎將我朝明晨至大官謚康平公曾祖歲 贈叅贊祖元秀監察 贈贊成考瑀軍資監正栗谷文成公之弟也妣德山黃氏其考進士耆老以筆法大鳴於世公以隆慶辛未十一月廿日生于外氏家自幼聰明絕倫不煩教督而解書作文已非羣兒所及栗谷先生期許甚重丙午中進士乙卯舉省試入京將赴明經試時姦臣濁亂倫紀斲塞有一權貴人相遇致款微示

蹊徑而有推挽之意公以爲辱遂不取應而歸沈相國喜壽喜謂曰固知公之徑歸也自是公絕跡都下所居善山有梅鶴亭別業公日與鄉人逍遙其上若將終身焉治隱吉先生祠宇荒廢不治公倡率同志移建于洛東江上又贍本錢以爲久遠之規癸亥仁祖大王誅奸旌淑朝議皆欲處公以臺閣俄拜黃山道察訪時暴政之餘驛路凋弊尤甚公盡心撫摩未幾完復如舊李公命俊以繡衣廉問褒啓其狀上命賜品服表裏以寵之驛隸亦立石以頌焉未幾以親嫌遞歸旋拜重林道察訪秩滿例遷濟用監直長仍陞禮賓寺別坐轉司憲府監察出監聞慶縣治

民御史一以誠信屏鞭扑不用一境稱之以父母縣當嶺南之孔道賓客之過者日不下數十公開門引接無間親疎考滿仍加一年乙亥始遞歸丙子虜難鄉人糾合義兵推公爲將慶人亦請於方伯復以公攝縣事時方伯領兵留屯慶境諸守令皆來會一日夜驚諸軍皆散走自相蹂躪而慶人環衛公無一人去者公亦堅臥不起而乃定俄聞國家與虜有三田之約遂歸鄉廬屢除官皆不就崇禎庚辰年適七十其九月二十九日卒于家諸孤楫橋稠等始權厝于接聖山後六年丙戌三月初五日移葬于善山府西飛鳳山午向之原配金氏先沒而祔焉公與

物無競其於財利尤甚脫略嘗就閑曠地剪棘夷榛以爲良田旣而無良者揣知公意詣門告公曰吾高曾嘗食於此公曰豈爾余欺卽與之不疑鄉人益以公爲厚德長者與姊妹析著也悉以臧獲分與六房而不以一口自引又不事生業家甚清寒而見人凍餒者則必極力周之不計其有無焉以故居鄉黨五十餘年而無貴賤老少無不誠心親愛焉公妙於書畫雖傳自玉山而其得於天才者亦不偶然寂喜彈琴每於良宵月夕朗然獨奏調韻清古聽者灑然心醒不能去也嘗有寧社從勳後辛卯歲追 贈承政院左承旨金氏亦 贈淑夫人系出光州考穎男工

曹叅議祖認吏曹正郎有柔順之德衆妾皆愛戴焉與公同年生己卯十二月十六日終焉緝娶應教沈光世女有五男一女男長東野次東溟登第今爲江陵府使次東維生員次東柱次東魯女適李墀橋二女適申埤洪處亨其一未行穉一女適成虎雄其季幼構穫側出也嫡女壻李萬兼而康繼華田繼男側出壻也世謂李氏家以粟谷之故皆能修行而爲士亦以祿仕於朝然若公之資之美如天璞之自然不待雕琢而可貴其官秩亦是已致之物而又不與其德相媿論者之說或未深於知公者爾雖然陵夷谷變之後將使人人知爲公之墓而不敢有侵扣之心

者則是伊誰之故歟此不可以他求也銘曰
五色雖具匪素曷施藍梅雖美甘實受之惟公之質
可和可絢惟位不滿惟理之舛惟其有賢父兄惟百
世而彌顯

察訪朴公墓碣

新昌宰朴纘先爲求其先墓之銘吾母於新昌之母
表妹也吾與新昌俱少孤各侍慈顏亂離顛沛之中
同居一巷朝夕升堂以相慰也今者兩皆孤露每道
舊感涕顧於銘何忍辭按尚州之朴著自麗朝上祖
甄至大官賜金魚袋 本朝安義判典農寺事其孫
副正士華生僉正世勳承旨世熹皆己卯聞人世居

南陽故南陽人並祭於社僉正生忠佐 贈承旨承
旨生致敬 贈叅判娶吳氏女生五男其最季諱廷
璉字子精是爲新昌之考登武科官止察訪幼失怙
恃出爲副正弟庫令士英之曾孫引儀賢能後引儀
配具氏其考壽福亦己卯名賢官吏曹佐郎嘗寓報
恩之孤峰故引儀亦贅居焉家甚饒公承藉其資喜
施與於私親昆弟姪盡誠舍業之所後父母沒服
闋以遠離昆弟意甚不樂遂自報恩移居南陽朝夕
怡愉又一兄從宦在京亦就而同爨十餘歲不相分
貳妣吳氏晚翠公億齡之姑母故公呼晚翠爲兄嘗
與同里晚翠見公所與遊無油猾歎曰是可以知君

君所與因亦可知遂邀見成公夏宗後成公卒與清
陰金先生並錄爲清白吏蓋公不喜交遊不事干謁
故官不甚達然宗族之衣食於公者至今涕思焉淑
人鄭氏判書淵之後叅奉澤之女性甚婉嫵而志操
貞正雖遭至不堪者惟推分委命終無怨恨人謂必
獲其福始有女二人猶疑其理舛晚乃有子卽新昌
也淑人孀居廿年能持門戶教子女甚有法待媵侍
拚去憾意而恤以恩六親無不稱之女長適姜暈郡
守渭聘子次適府使鄭以重正言應斗子皆無育鄭
所子進士慶欽也新昌男商皓商逸商翼二女壻李
顥李敏坤其二未行側出男商耆商賓女爲府使趙

裒妾餘幼內外曾玄多不能盡錄公生於 隆慶辛
未歿於 萬曆甲寅淑人生沒皆壬申墓在報恩治
西水寒里負良之原銘曰

公之世顯且賢公有資布如泉仕愛刺故人先有好
速婦德全神昇福後嗣延我作銘揭于阡

同知李公墓碣

恭靖大王有別子曰守道正德生至玄孫憲誠屬已
疎其子大福爲工曹佐郎 贈叅判娶判官辛友廉
女以 隆慶壬申生公諱元俊字伯英早孤跣弛負
氣槩善騎射旣而受母夫人教讀書作文文筆俱妙
母夫人嘗疾劇斫指進血後數年丁憂啜粥以終喪

自是不復事舉業床上置數卷書非有客不出戶闥
玉城張公晚喻以孝子立揚之道公感其言一舉而
取辛丑司馬連除 齊陵順陵叅奉暫赴 順陵卽
歸拜保安察訪 朝廷設別科江陵考官微示意要
公赴試公不肯例遷長興庫直長吏胥憚公威明以
計罷去光海時倫綱斲塞益無進取意嘗杜門養閑
仁祖初政特除安陰縣監時饕虐之餘治尚廉平吏
民安之以御史察啓就理 上察其寬赦爲青山縣
監適值歲儉租多不入公曰何忍以敲扑加之餓羸
之民遂棄歸旋爲永平縣令病遞又由宗簿主簿出
監清安以老免去用優老典始階通政遂進嘉善同

知中樞府事推榮三代公感激 恩命每朝會必自
赴韶顏綠髮步趨健敏拜起之際體骨亭亭搢紳隸
僂皆屬目焉 上幸 園陵公欲赴班諸子更諫至
於涕泣公終不聽會大風觸冒顛仆自是委頓床第
者七年以辛丑正月十四日歿將歿取筆書一絕云
堯天日照康衢服舜殿風薰解慍琴千載一般逢聖
代太平同樂古猶今筆勢亦飛動見者嗟異墓在廣
州鶴野夫人尹氏先沒而祔男長徵厚庶尹次敏厚
郡守二女適士人朴孝恒縣監元穉側出男之厚庶
尹生齊亮齊尹齊說齊益齊尚二女適幼學洪學元
任璧郡守生齊杜縣監齊泰奉事齊廉齊黃女適尹

世徽曰齊天齊雲及女三人側出也朴孝恆生啓昌
壽昌萬昌後昌億昌元穉生尚賓內外曾玄多不能
盡錄公和柔樂易而規度甚嚴故妻孥不敢褻邇雖
樂道人之善而退則一毫無所阿徇與故舊誠意懇
至而纖微無所取嘗以不能終養爲至痛每忌必齋
素一月是日只一進糜粥少時勇力絕倫嘗侍母夫
人避倭猝遇賊空手殺賊賊衆奄至遂超大澤而免
人相傳以備談叢有表兄弟貧窮公借以土田仍任
其典賣而不問自小喜讀小學平居不妄動作故身
所服用十年不弊爲詩有作者格力徃徃播諸人口
有老奴服公德義得公手筆嘗置諸懷中焉用郡守

追 恩贈左叅贊夫人祖大司憲仁恕考明復宗族
以敬事夫子稱焉余與草廬李公惟泰皆公戚也今
因草廬之狀略叙其槩而係之以銘曰
神堯讓舜聖德稱光子姓蒙休與國久長七世而公
屬疎己致其力如虎不驕以恃紫陽小學公以己委
於此得力其基則厚故於云爲可紀者富宜其後昆
式昌以茂惟爾勿替永繩前武

贈左承旨趙公墓碣

林川趙氏上祖天赫入中國爲進士麗氏封嘉林伯
子孫仍爲林人我 朝元卿官成均館司藝是公高
祖生子翊軍資監正兼承文院叅校是生應忱官府

使是生珉不仕娶正郎柳思新女生公于漢師之順
化坊名仁賢字君信出後伯父諱璋公聰明穎秀博
通羣書其文章卓然開張一時宗匠皆期以遠到嘗
以文餽班馬於太學士月汀尹公根壽月汀擊節歎
賞牛溪成先生聞其有篤行書之于冊子丁酉入
殿庭獻賦居第一將賜第會有邊遽故不果焉公避
亂而行親負堂從之遺孤又周恤其餓者其親黨皆
免於死冬月自關西歸祖母櫬體肌斂剝從者暨請
就溫公執不聽疾遂作癸卯二月二十三日竟卒年
三十始葬坡州後四十六年移葬公州寶文山寶理
原配閔氏祔焉閔氏驪陽君仁伯女博通今古不喜

鬼神事享年七十九 崇禎庚寅歿焉四子確碩礪
礪碩叅奉其男世煥 崇禎丁酉登文第人謂甲子
一周而神償公之蹶云初爲侍從今 上辛酉觀察
湖南 贈公左承旨兼帶如例閔氏亦視其秩礪男
進士世達世俊世彥世養女適生員李濟亨曾玄多
不能盡錄觀察與余游爲請銘略書其事于石銘曰
有積于躬有發于後鬱鬱佳城旣完且厚宜于茲人
百世永久

學生梁君墓碣

坡山之門世稱多賢士其最賢而最不幸者曰故真
愚齋梁君諱梈字學器坡山先生講學林泉道尊德

崇自君先考西溪公諱弘澍能自得師游其門先生甚知之君甫成童以文爲質往謁先生先生期許甚重嘗語人曰梁槐才器不凡以學問文章自力而其文真大手也以其所作示月汀尹相公根壽月汀甚稱賞曰汪洋宏演若得成就將鮮其倫也先生嘗誨之曰文章固非細事然不約之於義理之正則終於浮末而已君慨然感發以書復之曰諄諄然欲推而納之聖賢之域何先生樂育人才一至於此耶小子不敏一朝獲此可謂榮矣西溪公亦獎勵之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故君自任不淺常曰沈潛性理以竭其才又曰讀其書於數千載之

下得其人於數千載之上其容貌風采若或見之其聲音聲效若或聽之亶亶而不斲乾乾而不息得之之樂殆不覺其手舞而足蹈不知此心之從何而來也其父師淵源自期許如此矣壬辰倭變西溪公將倡率同志以遏賊奴君時年十八進曰嶺右諸義兵咸統於鄭仁弘不可受其節制不若奔問行在以伸臣節也西溪公喜而從之君陪侍左右跋涉數千里得抵龍灣時天將李提督如松以皇帝命率大軍渡鴨綠江軍民士大夫踴躍歡忻從城上聚觀諸學士分韻賦詩君先諸公立就諸公傳玩咏嘆之自是一時先進折行輩儕流服文彩雖以聲名自多者

無不願交焉亂後僉荒君猶不去師門 萬曆丁酉三月六日没于坡山之精舍士大夫相識莫不慟惜之西溪公以文哭之曰汝之純實無偽孝友至行得於天而全其性若其冲遠弘偉之量洞見獨詣之識世之賢士大夫無不知之矣坡山先生深有喪予之慟嘗取其著述若干篇手題而籤曰學噐遺稿先生之意亦可見矣墓在揚州治北泉川里卯向原非始葬也梁始出耽羅初爲良姓與高夫二姓鼎峙爲國主新羅時改良爲梁賜籍于南原歷高麗至我朝世有顯官五世祖川至成均生員有隱德作家訓以教子孫子孫皆遵奉焉高祖灌同知事 成廟特賜

御札褒其清白曾祖應鯤僉正祖喜吏曹叅判君娶廣州李氏遁村先生集之後副正汝良之女婦德克備自在家誦書識大義及行爲婦爲母無不取則而凡有疑事咸質問焉 崇禎丁酉年八十二而終而祔焉子頰甲有郎階孫錫九進士有子重履文科今爲正郎次重宇進士五女壻蔡範夏許墳朴聖龜尹相績金時萬正郎男聖揆亦文科權知君以高才美質髫年求道二十三而夭終不大顯實所謂天旣生之而又殺之者也論者疑焉今其後承如此識者又知其神理不爽也銘曰
魯論云苗而不秀者有矣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吾未

知梁君是苗乎秀乎嗚呼後之宗成氏之道者孰不
太息而長吁

監察金公墓碣

文元公沙溪先生倡道東南學者多從之其親而且
舊者曰金公諱東準字而式當光海朝戕殺同氣
母后從而幽辱愆患者顯榮非議者死徙公時在全
州鄉人有驅率鄰並將上疏附會之號於衆曰不從
者死公凝然不動曰吾有死而已時與公同志者崔
石溪命龍柳白石楫父子皆溪上門下人凡有所爲
於家及於其鄉旣稟於師門退又私相叅證惟是是
從故時則前有爵祿之誘後有威禍之怵而鄉人之

不從亂者甚衆 仁廟反正用文元公薦除義禁府
都事漢城叅軍司憲府監察鄉人之倡亂及倭甲者
以其輕重悉從吏議其視與公同志者榮辱懸矣鄉
人慕義愈篤而德公愈深焉丙子自京師從難于南
漢寇退除陽城縣監及監察皆不赴嘗爲祥雲道察
訪一年解 罷崇禎辛丑年八月十七日終于
家子聲夏聲石孫在璣在衡在中在精在鎔曰在前
在後聲石出聲石早夭聲夏與其妹壻具履以十月
日葬于高山縣之蘊蟾洞淑人金堤趙氏先沒遷其
墓而祔焉公光州人上世有台鉉以德行稱我朝總
制繼志 奉太祖太宗周旋 兩宮間語具在國史

太宗嘉之賜名厚賚自諱龜壽諱熙止至公三世皆
爲名進士公少孤養於伯兄伯兄性剛且嚴諸弟少
失其意輒施榎楚公年近四十受之無難色已則和
顏喜怡言貌無毫髮異兄弟皆同財業五門妻子未
嘗有一錢之私公之資固有過人者而師友講廟之
功又不可誣也余先人與公同年進士時同榜以
母后幽廢請毋謝恩余先人獨拜謝如例公以臭味
之同推許特深今聲夏使其子在中以石溪子勁之
狀來請余銘余亦嘗樞衣於溪上忝在同門之列俯
仰疇昔爲之掩涕而書之銘曰
士受於師只資口耳本之則無古人之耻孰如夫公

一反諸己行篤於家義著州里名不徒立士豈虛附
無費銘辭公自不朽

贈吏曹叅判宋公墓碣

我宋闕閔宦業蓋彬彬也其無於彼而有以有於已
人雖不知而天則知之以其嗇於身者裕於後者曰
諱國銓字邦衡公自幼誠孝出類事親之際其色能
柔其容能婉飲食居處無不順適親癯便液所汚親
自浣濯曰非無使令要以自盡吾誠其考承旨公疾
革將屬續家人認公意悉屏去办物公遂就廐中塋
刀割指進血得以少延及喪其哭必哀其言必戚養
母夫人尤極滋味至獲神助焉及將先卒則慟曰余

不克終孝死亦難瞑母夫人哭曰天奪我孝子其享年五十五而歿于 崇禎己丑其葬在公州沙寒里先兆負乾之原其先系詳在大碑碣承旨公諱希遠公以次長承其重實爲我宋直榦公爲人謙以自牧凡宗族鄉里富者傲貴者加悍者逆而强者攘然公一皆粥粥然嬉怡而受之當其時傍觀者謂公必不堪也嗚呼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故其六十餘體皆無全德而惟地山之象六子皆善故贊之曰天地益而流神人福而好况公兼有事親之孝乎然而貧窮沉鬱以沒其世其報施之道何如也公有三子季曰大司諫奎濂幼也公愛重而喜負不覺王氏之多癖

也公及見早登上舍受室於大賢之門識者已竊謂困者將舒也其後闡大科歷颺華貫備物薦享長子奎淵爲僉知次奎洛爲監役 上之乙丑大諫爲江襄觀察使推 恩贈公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識者又曰天之報施果在是矣配順興安氏己卯賢士世寬之曾孫兵曹正郎祉之孫不仕敬仁之女從公贈貞夫人生于 萬曆丙申其歿而祔以 崇禎戊午性質明淑幼喪所恃能代幹家事旣行治家有法女子雖幼不令其窺門隨子之官門不入外言有祭田在宅傍不令支子分割據此數者餘可見矣孫男相抃相曾相廸長房出長齋

郎仲生員相哲齋郎次房出其季房出者相琦相維
長文科正字內外孫曾甚多不能盡記余猥託宗盟
宗事公久矣少時見浙江王尚忠相公曰君外無而
內有以今觀之豈公內有孝德而人不甚知故王言
如是耶嘗記宋之趙善應號篤行人侍親疾刺血和
藥朱先生極稱其子汝愚之賢且貴末又斷之曰孝
不老衰以昇厥子蓋物之理未有無源而成者汝愚
卒爲國家柱石士林宗主今於公之後人亦不能不
以是望焉銘曰
嗟惟公承世德孝於親卑以牧神所勞宜爾福不于
身于其後王家槐爵以茂

驪州牧使權公墓碣

安東權氏自文忠公近尤顯其玄孫愚官牧使是生
確不仕始居湖西洪州地是生同知昇娶縣監俞必
崇女生公諱暉字士晦 宣廟壬辰公年十七倭奴
入寇先是公自洪遊京師受學於堂叔判書公徵倉
卒不得南下避兵近畿有族人道死公解衣歛瘞而
走爲賊所得同輩十餘皆見戮公色不動賊異之不
殺公脫走屢瀕於危卒詣 行在于平壤 上卽召
見詢以賊情公應對瞻敏 上大奇之使給馬還訪
其父母甲辰補宣傳官以平壤時有 上命也歷主
簿司評監高靈縣鄭仁弘在傍郡公忤其徒罷歸壬

子叙爲主簿拜南平縣監瓜遞憂吉 仁祖卽位時
朝廷揀選守宰以革弊政公涖新昌縣未及赴任
上南幸差受 行宮事一日而辨丁卯胡變 世子
分朝駐公州公時家食應倡義使辟從畫籌策有陞
叙 命分朝使攝鎮岑縣而請令卽真則朝廷已遣
其真矣未幾爲令金溝築縣後長堤民免水患丙子
虜變公曰衙屬先去則民情益撓矣戒無輕動遂從
諸軍進駐兩湖間賊騎逼至諸軍潰散公遂還官次
則邑里皆空而土寇亦處處蟻屯公又曰守土之臣
義當效死吏民見公安閑恃而還集公與設方略以
戢土寇又偵虜騎伸盤向背密諭鄰境亂已道臣以

聞 上有獎語特賜品服後元公斗杓爲監司復悉
舉公績而謂其償未塞 上乃教曰素稱善治當亂
不撓可陞通政當虜撤歸軍兵之散歸者多飢丐或
劫掠公出舍道傍設食以待之秩滿移拜坡州牧坡
以孔道新刳未完公約已蘇殘卓有成效廟堂聞公
坐微眚當罷啓請破例勿罷不報旋叙爲長湍府使
朝廷以海州尤劇未上而移之俄而以事遞居三年
爲驪州牧使時疾癘甚熾公多方救活而民死猶夥
當上簿公曰便文自營吾不忍也悉以數聞以死亡
最多見罷自是常西叙乙酉公年七十思先忌晨起
望拜露坐徹朝因病不仁遂歸鄉里乙未以大袞陞

嘉善其三月九日考終公事親致愛親瘠嘗糞割指親沒終身不聽音樂祭時婢使亦令齋潔在官牲粢豐盛則尤恨其不洎昏業孤惲盡其誠意接待賓客俱得歡心以至細微事爲人皆以爲不及焉公童羈從亂已被 睿獎歷官二十無不稱職所去州郡必有銘頌蓋不惟惠愛存心其練達敏給其性然也其孝友羣行鄉人屢舉狀以聞而訖闕旌典州黨共惜之夫人李氏高麗大師棹後考升亨官郡守夫人養舅姑順公之爲祭祀躬必執事既老子弟請止則曰明年此日能復執此乎待媵御亦無妬恚之心族黨婢僕俱服其恩戊申十二月十五日沒得年九十二

長子諒別坐有孝性毀而滅性次謁進士五女壻察訪尹楷士人李之璧監司南翽士人徐必榮持平許悅側出男譽嘗二女歸沈忠圖尹八舉別坐二子恆協壻宋之徵進士三子博憤情尹以一以三以載慎萬徽金瑋許僂妻長婿出李煊煜熿赫爨吳道敏妻二壻出南聖熏景熏尚熏益熏五熏致熏至熏李弘期妻三壻出徐楹哲棟洪宇斌柳世憲南龍海妻四壻出許碩顛頴福寧君栢夫人李壻出內外曾玄百五十餘人或言公少有智略高靈時兵火蕩殘之餘天兵旁午有 欽差喜侈責立簫奏十二只得其半公命取佛寺燭臺似簫者以濫吹其間得不生嗔又

於曠野猝徵盛設公唯唯而退多陳供帳器皿燒荻
柴若炊烹者忽從中放火下輩爲倉皇撲滅狀蹴踏
狼藉 欽差憮然行過此可爲知公之一端云銘曰
嶄然牛角乘亂奮翼天獎曰奇榮光斯赫惟茲爰始
遂發其跡爲縣爲州綽有聲績既有己致又以年得
秩秩官聯煌煌金玉內行之美誦在黨族子姓莘莘
其麗什百惟其有之是以戩穀

奉禮朴公墓碣

奉禮朴公在昏朝不媚權貴人以自蹭蹬及世道昌
明以昏不第終坳於下位識者恨之公密陽人其先
始自新羅王赫居世國初有諱剛生有家訓千餘言

皆述洛建遺意子孫遵奉世有賢士大夫高祖光榮
刑曹叅判曾祖藻別提祖忠元吏曹判書兼大提學
考好賢有才無年才升上舍而卒妣俞氏判書絳之
孫郡守泳之女公年十五值倭亂家破只有一兄又
遭癘公相守不忍去終得兩全焉公念家族殘破非
力學無以自立遂自勉勵其所與友者皆一時名人
也光海壬子中司馬爲利仁昌樂兩郵官遷尚衣院
直長陞軍器寺主簿時賊臣爾瞻以事曠公顯有不
善意公卽免歸鄉里辛酉中別試及第 仁祖改玉
以其榜多用情不公有再試之 命公又中之始領
議政朴承宗連姻公室甚張威福而公其從叔父也

再試考官以承宗故拔去公名公與承宗實冰炭不同而今反爲所坐不亦冤乎蓋公每非承宗所爲而承宗亦以公從士流遊常忌之一日承宗密邀公問曰聞一番人有大謀議然否公實不知故答以無是承宗曰叔父亦諱我耶未幾昏朝廢而承宗誅使公當時少循衆趨之途片辭以明其實迹則寧有是耶此亦可以知公矣甲子遷司憲府監察由翊衛司衛率出監龍潭縣寬賦蘇殘吏民便之後爲唐津縣監多捕盜賊或勸其報聞公曰吾爲民除害而已以此要賞耻也丙子以義禁府都事扈駕于南漢城虜解歸卽棄官還家除職不赴久後歷漢城府庶尹通

禮院奉禮最後出守旌善郡粵四年謝病歸寬樂自適淡然無爲公爲人氣宇軒昂坦夷豁達與人言率意纒纒無所隱伏尤好施與急人之窮甚於己私當廢主讐母時百官亦廷請公獨不與焉當路喑以利害而公終不聽嘗擬外職廢主經月留不下蓋欲公隨衆納銀也公歎曰豈可以此自巉乎仁祖初公旣以無妄不第而諸公知公者多故終能歷試內外其才諳清操特出等夷然常在恒調終不準望豈非命也耶惟是諸子賢孝致養無缺歲庚午承休承健俱成進士歲庚寅又同大科皆出入侍從士友推重焉天之報施其在是歟季子嘗言事黜官公曰汝

能不負其職吾豈以遠離關心乎於此亦可以觀公矣公諱安行字性之以 崇禎丙申十一月初十日卒享年七十九以孫新胄推 恩贈通政大夫兵曹叅議公自以喪親於兵終事草略常不襲華美戒子孫勿使厚葬焉初葬大興地後遷廣州龍津江上我揚洞令人趙氏祔焉趙氏漢川府院君溫之後彰信校尉興武之女甚有婦德公終始敬重焉長子承仁教授承休執義承健牧使女適監司李東稷執義男新胄武科兵使次文胄聖胄來胄相胄最胄二女爲李汝郁李萬柢妻牧使男東胄之胄世胄五女爲申命重吳斗宣權悟宋殷錫李重蕃妻李監司男秀彥

正言三女壻叅奉尹譚府尹趙聖輔士人李世敬也余弱冠獲拜公於逆旅仍得數日款公猥以余爲可教傾倒道語余固知其爲長德人也後與諸子遊又與之連姻益知公家法之美也今兵使羣從以李監司狀來請墓銘俯仰疇昔爲之愴然而書之如此云
銘曰

自伸于闇明仍屈兮我自墨守終莫奪兮諸子遵教未甚達兮衆皆奔趨吾守拙兮以此易彼誰得失兮有欲知公視斯碣兮

僉樞李公墓碣

有不失其赤子心而守拙葆真不求人知以沒其世

者曰故僉知中樞府事李公諱厚載字大有也公
國姓我 世宗大王別子廣平大君章懿公璵生永
順君溥文章勲業冠冕宗英又歷清安君嶸定安副
正千壽曾祖郡守諱漢始己致蔭仕以公弟完南府
院君右議政諱厚源貴 贈吏曹判書祖縣監諱仁
健左贊成考郡守諱郁領議政完山府院君妣黃氏
貞敬夫人夫人長溪府院君廷彧女公以 萬曆庚
辰四月初四日生自少爲李氏良子弟戊午纔免內
喪己未仍丁議政公憂六年之間哀毀如一日遂嬰
終身骨髓疾又當光海時廢處廣陵之庄舍 天啓
癸亥叅靖社從勲連主宗簿寺司饗院典牲署三

簿間爲儀賓府都事辭谷城縣監不赴歷平市社稷
宗廟三署令爲諸司僉正者四副正者一用優老恩
陞拜僉知中樞府事而卒于 崇禎辛丑十月之十
二日得年八十二墓在廣州宮村先塋夫人趙氏祔
焉公以仁厚存心宗族親友以至僕隸之賤無不得
其歡心奉先之誠至老彌篤纖毫不敢放過常晨興
盥櫛以自修飭子弟之顯者不敢不正其衣冠輕財
好施親舊死不遠數百里而哭奠賻襚之寇亂蒼黃
時猶歷訪親舊問其避兵去處趙滄江凍其夫人弟
也貧甚或並日而炊公供奉甚勤且誠蓋公厚善孚
於人而內守整肅巫卜禍福之說不入於心嘗有鬼

魅作孽於家渾舍驚動公堅定不撓其孽自息豈所謂德善人陽氣多而鬼益畏者耶 國制不許仕州縣者迎養其父公避亂至湖南咫尺終不入其子衙舍完南相公位至三事事公如溫公之於伯康然苟有不可於公意則必嚴責之相公遜謝然後乃已公家法之善蓋自公從祖峒隱公諱義健益顯矣夫人風玉公諱守倫之女其家世之顯行義之備清陰文正公誌之詳矣有一子曰迥登文第爲獻納而終以其從勲贈公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前娶生員尹興坡女生男重輝永輝皆郡守益輝縣監時輝進士廷輝縣監晚輝武科兵使女適正郎李坡鰲川君

李世章察訪林世溫繼室慶州李氏生男遇輝業儒女適別檢宋炳遠側出男曰成輝曾孫濡湛濂澤濟浚洙沂泓淳溶泌瀟深濡文科監司溶武科營將內外曾玄摠百餘人噫世遠俗薄仁厚之風衰矣完南公沒後其胤今叅判選有毀疾項有瘦公泣謂余曰其父喪病余與家弟厚培協心治療輒有效今不能然豈吾誠薄而然耶余竊見其顏雙涕泫然矣噫今無如此人矣輒序其事而書于墓石如此云銘曰惟公德善因心而有神聽而卜以莫不厚年高於位子姓振振爲善者勸視此貞珉

僉樞曹公墓碣

高麗大樂丞謙爲曹氏始祖籍昌寧本朝有繼殷
策靖國功中廟朝官寺正贈判書是生別提應卿
是生判官世俊是生都事麒瑞以文詞名太學薦爲
義禁府都事娶林氏女生公公諱行立字百源年十
三遭倭變時都事公已沒公奉母夫人逃難于靈巖
丁酉倭寇再逞伯氏死凶鋒公竊負少弟而跳賊追
獲之兄弟相持爭死賊不忍加害遂得免然少弟竟
死於道公收葬兄弟尸奉母夫人往依表親仍受業
於南郭朴公東說喪敗之餘能屬文爲舉子業光海
時彝倫斃塞又士夫多寃陷公不樂於京師遂大歸
湖南所居有江湖禽魚之樂志物之養無有欠闕

仁廟卽位收用遺滯公連除水庫活人別提例遷直
長兼差國葬監造官以勞陞六品職由司憲府監察
爲泰仁縣監律已束下吏胥歛手不敢爲非已而遞
歸朝家設勾管廳公爲從事官力言江都利病至
丙子公言果驗主內贍簿監衿川縣旋棄官南歸未
幾丁憂時公年已高守制不懈而終亦不病人謂神
明所扶持自平市令歷典益山溫陽二郡務勸學興
利始若煩苛而士民終則信服公自任以剛明不畏
強禦以此俱不得美解久後叙爲軍器寺僉正歲餘
辭謝蓋欲優逸林泉也送者甚多至有形諸詠歌者
旣歸與鄉子弟設鄉約以厚風俗寧考己亥公年

八十優老陞秩越四年癸卯以僉知中樞府事終焉
公處心慤實脫去浮華信己率意不爲人仰仰亦不
撓於毀譽內行誠篤而孤嫠尤賴惠恤所至官事修
舉然不悅者亦多用是早以才諳見稱而官不甚達
晚年謝去簪笏築別堂于靈巖之小華山溪壑清灑
林樾茂美每嘉辰令節子弟斑白杯酒娛侍公神爽
不衰傲然坐起人望之若神仙焉摺紳行過者無不
禮於其居享用清福者十有餘年公可謂世間稀有
之人矣夫人金氏清道顯族其考胤先官別坐夫人
甚有令聞管理生產亦有條序先沒而祔焉墓在龍
仁治震山負甲之原子敬彬縣監以稱職各敬瑋有

文行早夭敬璨敬翰敬輔皆業文女適鄭公弼縣監
生一揆一夔一成四女爲李世剛吳朋錫李衛漢宋
夔弼妻敬瑋生一興三女爲成楚相李成漢安仲儒
妻敬璨二女爲李寅燦李世著妻敬翰生一遵敬輔
生一會一周桂餘幼內外孫曾八十餘人公嘗出
入沙溪金先生門與文敬公友善文敬公暮年嘗曰
親舊中人只有曹某在耳觀其所與而亦可以知公
矣銘曰

於樂南維有月出山湖海環之碩人之寬公謝事歸
泄泄閑閑鍾鳴夜行彼何人斯欲知公者蓋觀於茲

月城李公墓碣

余早與草廬公友仍與其兄弟遊愛其皆有文行既又拜其大夫人聽其言辭甚有法度意其刑家範內有自來者深矣一日其長公惟澤以其先公家狀授余曰吾先人不幸早世其事實無得而稱者獨惟孝友之實有不可泯者願得子一言以鐫諸墓道之碣余不敢辭謹按李氏出慶州始祖謁平佐羅祖致大官世因貴顯麗朝大提學世基與二兄評理仁挺政丞瑱三人皆大鳴於世政丞之子益齋齊賢遐擬於三蘇嘗作眉州詩恨不以慶州聞於天下如眉州也提學生文孝公禱復與從兄弟益齋及搏穆瑄皆以司馬壯元擢文科而益齋卒以聞於天下也至文孝

四子敬仲培中達衷誠中又皆以文章節行著稱他族莫望焉誠中官至議政謚靖順歷判漢城府事携監察孝商縣監哲以至郡守龜瑞郡守生司議鯽司議生奉事大邦奉事娶宗室鐵山守孝順女生四男公於序爲仲諱曙字子暘幼有至行親瘠斫指進其血居喪門內無一跡性仁厚慈祥溫恭樂易人與之處愈久而愈可愛間而辨別取捨則自有不可犯者故財不苟取居無褻儀幼失所恃抱其幼妹弱弟日夜未嘗捨旣從其伯氏自漢師南徙錦山之柳谷愛其境幽地僻有山川禽魚之樂與伯氏相住數喚之地朝夕相就終日湛樂人未嘗見其一日異處也郡

守李東岳安訥以詩賦錦山十勝其一卽公兄弟也
沙溪先生亦聞其名後對其孤而稱之公詩格甚高
筆法慕鍾王然社門求志雖隨衆應舉亦不屑焉故
卒以無成年四十七卒實丙辰九月四日也公配清
風金氏有五男長惟澤縣監次惟孚叅奉次惟泰是
爲草廬公嘗爲承旨次惟益孝誠克肖次惟謙縣監
一女適宋瑞龍公教諸子有矩繩晨興必執冊而坐
耳目心體不使遷於異物故其諸子皆能有成草廬
公以儒學大爲 當宁眷遇特除其伯縣官以便養
而俾得安意補袞人曰幸哉有此子也孫男顥頤長
房出也頤及頤頤頤頤頤二房嫡妾出也別坐顥

頤頤頤三房出也頤及生員須頤順四房出也五房
出者頤頤頤頤也外孫宋徵殷孫曾今七十餘人竊
惟公之潛德幽光足以自見而埋沒以終然其不食
之報大發於後天之報施之道蓋不爽也况其餘矩
遺法甚有可徵者不可謂不見矣奚其爲爲政乎大
夫人今以大裘之年尚食諸子之祿亦世所罕有者
矣公嘗自號月峰竟葬於錦西月峰之東豈其識也
耶銘曰

有德有才有子有孫斯而已矣他又足存

牙山縣監金公墓碣

昔新羅氏三姓相繼立其金氏王子有別籍于光州

者其後連八代爲平章事世號其洞爲平章公其平章洞人也與文元公先生爲同貫而莫知其始分都萬戶成兩樂保寧土俗遂居于青蘿洞以討倭功號稱將軍自是世居青蘿青蘿之金其稱蓋久高祖克堅生員以長者見稱曾祖鄰輔部將善飲酒以自廢祖忠恕有學行考應天以公從勳 贈持平持平遊土亭李公門李公期以遠到兩世皆早沒妣安氏左議政貞愍公塘之曾孫其考略以學行有名公以萬曆辛巳生於漢師之青坡里五歲卽喪二親祖妣尹氏鞠養之鳴谷李公竒其異常而曰此子可教也無何鳴谷沒公從其子慶倬遊自是聲譽益著已而

中鄉解會尹夫人沒公嘆曰更爲誰榮况世道大變不可以汚身遂廢舉樂弛置蓋廢朝殺弟讐 母時也里開有武人其女入後宮威福甚張衆皆媚承公唾鄙不與言或以禍福開公公曰有命焉時鄭畸翁弘溟以名家子弟抗厲少許可獨與公爲知己友又遊文元公門文元公甚愛重之 仁廟反正鄉人薦其才行李适叛鄰有聚徒應賊者人心失其去就公明言順逆之理聽者喘汗始知其向背焉公遂倡率同志從文元公迎拜 大駕事定不以爲功而向時幸亂之人公多所掩匿覆蓋人益賢之守夢鄭公擘薦公于朝丁卯胡變文元公爲號召使以公爲數邑

倡義官公竭力殫誠勞勩備至用文元公薦授社稷
署參奉公始入京聞人魁士鮮不與遊陞司饗院奉
事本院專掌進御之物公每監進既已則不問其
竒餘吏輩服其清慎遷濟用監直長奸吏憚公不可
欺誣以事罷去公將歸諸公惜其去以詩酒送于江
上者甚衆仁穆大妃薨國葬都監差公爲監造官
蓋伸其前事也同僚皆以捶楚督急爲能公獨不動
聲色而事集陞爲活人署別提除青山縣監政務慈
詳亦不畏強禦事有不可雖大官交言一不以綴意
國家時有量田之舉公能第上下以實不欺因是爲
奸猾所陷民聞公罷歸老幼攔道流涕量使聞之治

其奸猾者罪時朝廷屢經變故中外相疑有言湖
西無賴輩結黨聚某處勳戚以內旨驗問公虛實
公對以無是或林之曰他日事有不可知者則公罪
不可測公曰雖死豈可希旨以疑事誣人乎丙子之
亂金文敬公將募兵勤王要與公同事又御史差
公攝連山縣監時賊勢益急公已先避兵島中道路
梗塞兩不得赴俄有以行在事來傳者公北向痛
哭屢日廢食時湖右被兵尤甚朝廷欲蘇其殘選
廉良吏以公爲牙山縣監卽除去威刑專以澤物爲
意巡使以過於仁柔爲言公猶不改巡使曰此老不
以得失關心者已而臺諫以徒善無能劾罷物論惜

之公既歸尤泊然無意於世路人或勸之仕則曰豈
可再辱乎庚辰二月 昭顯世子自質館東歸公曰
臣子悲喜之心自不能已遂倣裝西行迎拜於 駕
前卽還以是年三月二十二日卒老幼貴賤咸來哭
吊曰善人沒矣公嘗曰人以忠孝爲心其本立矣故
終身佩服其先訓始爲縣年已五十矣常深不洎之
悲與人言必流涕其持身以正而接人以和人有犯
之者則務爲含忍然於財利衆趨之途則處之甚截
然也嘗爲土亭立祠有人乘勢欲以不可於衆者賂
享公峻斥之人皆代怖而公固悠然不以爲意嘗慕
金河西義遇 仁廟諱辰必素食內弟有貧窮無託

者取而育之以至舍業而後已嘗語其子榮後曰吾
與爾俱以孤獨顧先祀無託故不能遂殉國之志此
吾所恨也公諱海壽字深源夫人龍仁李氏己卯黨
人僉知弘榦之曾孫父貞敏監察公以嘗有原從勳
贈承旨夫人受真誥男卽榮後叅奉四女婿僉使趙
時亨佐郎尹坵忠義衛李後泰府使閔昇也側室男
曰萬後叅奉娶縣監崔應夏女生一男三女男曰汝
南奉事女適朴泰長具文海金斗星僉使男曰貴中
女適柳重發佐郎男曰世興女適李命深李猶龍餘
幼忠義男曰萬一余從兄太僕宋公時榮律己甚嚴
見人有苟賤若將浼焉只與公相守窮日夜若樂而

不厭者余因得納拜於公竊意公取友端而愛刺甚也後太僕公竟殉節於江都未幾公亦下世今參奉託余以公墓之銘俯仰疇昔爲之流涕而銘之銘曰金氏之先其實羅王及籍于光世有平章派別于保是爲將軍將軍九世及公有聞厥聞維何孝義爲根既有其根條茂枝繁業成于家行著于羣存有令譽沒有餘祉我銘公墓庶曰不愧

典籤 贈左承旨韓公墓碣

清州韓氏爲東方大姓皆祖於高麗大尉蘭 本朝開國有諱尚敬諱繼禧祖孫相繼爲大官公之考曰同知中樞事孝仲祖曰生員天資曾祖克恭別提高

祖胤昌參判中樞公以直言著節昏朝配李氏監察彥亨女 世宗大王之後公年卅六始成進士士友遲之 仁祖反正以才學幽滯再授官皆不就翌年有逆獄月沙李公判義禁府辟公爲都事時李适已起兵叛公不敢復辭 上播遷還都公用羈勒勞陞主簿除交河縣監時承苛虐之餘一切易以寬簡時二親在京宅惟日送魚鱗外無他擾上官惡公恃直因事罷斥邑人願借而不得叙爲掌隸院司評歷刑戶曹佐郎爲刑曹者再間爲義城縣令未上而道臣請以侍從差遣故遞適東方有潢池變選爲堤川縣監坐微事罷丁外憂廬墓三年不脫經帶朝夕拜省

哭泣盡哀制除由刑曹正郎爲昌平縣令居五載大夫人有不樂意遂奉歸解職旋爲翊衛司翊贊工曹正郎陞司僕寺僉正長官才公之爲悉委以寺事出爲清風郡郡所在深僻適值虜難親屬皆賴以全活公招諭吏民曰主上蒙塵孤城圍急此正臣死之日爾等毋或先去以待行朝命令一境感而惟命故調兵運餉一無所缺使命過境者亦稱以太古瓜遞靜處松楸下復爲郎工曹以大夫人命暫就卽還大夫人沒公於前後喪情文極備旣吉築亭於驪江下梨浦之濱爲終焉計嘗以事至京當路喜公來縻以軍器寺僉正宗親府典籤然公江湖之志已固而

不可留矣嘗略到金堤郡而歸以崇禎壬辰年七十而其七月十八日終焉公諱必厚字厚而幼時一家長老皆以立揚孝親期之及爲官務順大夫人心志凡館接周恤惟親意是適大夫人常曰昔者長老言驗矣公兄弟五人伯氏早世公事仲氏叅判公必遠極其誠敬郡縣時得一美味必付使次一似楊肆州之爲其於姊妹之貧窮者相濡尤至此則不獨公爲然其家法然也前後莅邑治尚醇實吏民愛之去後必有銘頌焉自少望實相符當路知公者欲俟其登第處以銓郎以故入仕數十年尚淹下僚然公自闕外喪已無塲屋意逮遭丙子之亂則益無榮進之

心託迹湖山任其放散此蓋今世之所罕而人或不能知也夫人李氏雞林府院君守一女淑哲無倫生男如海如斗年二十九而沒公大夫人嘗泣而稱之曰其行至純其性至孝敏於事而惠於人後夫人黃氏進士浹女如海三男載箕用箕遠箕曰振箕側出也如斗出後叅判公一男伯箕父子皆爲守宰公嘗語如海曰汝莫如潔身而守志勿以家貧親老爲苟祿計也故如海耕釣自老 朝廷授以縣官暫到卽歸余以故人穉子嘗得拜公公豐貌雪膚休休有容後得公於士友之論則公崇節義重廉耻終無媿媿苟且之論嗚呼誰之不如而至於斯耶幸有承家之

賢甚爲士類所推公其因此而益不朽乎墓在忠州高山臺西向原前夫人祔焉題以承旨者原從之贈也銘曰

孝友之行人無間低徊其仕志堅悍際平之陂守湖濱亦論後承俾潔身潔身是孝匪亂倫高山之臺土厚完寔宜于公惟永安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十一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十一

墓碣

承旨崔公墓碣

公海州人始祖冲以儒道顯麗氏朝爲侍中 本朝
萬理集賢殿副提學曾祖瓊訓鍊院都正祖汝雨郡
守考澱卓絕羣類號揚浦娶申氏生公諱有海字大
容公生一年而楊浦公卒五年而喪申夫人公就外
氏泣曰請以麻束髮聞者憐之稍長事外翁甚誠外
翁無嗣託以後事後公訪得其宗姓主祀而盡歸其
產業既就學于金南憲玄成趙風玉守倫又從崔簡
易豈于任所崔公有所贈輒辭曰千里負笈豈爲哺

噉也公年十五已中解額翌年往見鄭公彥訥鄭公
教以性理諸書嘗與人同肄業其人父兄秉銓公聞
卽辭去以避嫌後往謁鄭寒岡先生速寒岡甚加獎
賞因曰公先君師栗谷先生先生臨試不入試場今
見公益用欽想公不復往曰不賜戒誨而面加褒揚
殊不敢當公改葬考妣因欲追喪之長者以爲非禮
公只素食居外與張谿谷維遊論理氣及善惡皆天
理之說傍觀者兩是之魁發解未幾辭連誣告獄公
對甚哲退則讀書不輟鰲城李公恒福諸公救而得
免癸丑中生員試高等又登第往謁漢陰李公德馨
漢陰獎公禮學之博仍及文詞曰曾拜栗谷先生則

曰爲文亦心通乎道然後自可沛然矣公自是益自
勉勵焉選入承文院同我叔父宋公邦祚及趙公廷
虎力阻權貴家子弟趙公因被臺評公當遷陞而辭
曰吾與趙某同事當榮辱與同遂四年不遷差訓練
都監郎廳絕拒請囑一以便宜施罷從叔崔公沂以
海州牧橫罹淫禍人莫敢問公迎慰於篋輿前鰲城
論廢 母之非待命于郊公日往問候鰲城始配遠
惡旋又稍改其地公所周旋也兇黨又率朝臣庭請
廢 母公稱病不出親屬怵以禍福公曰當守死善
道禍福非所慮也兇黨嘗欲汲引公至是黜爲平安
評事又將遠竄適有救者故只罷其職嘗遊嶺南謁

諸儒賢獨不見鄭仁弘兇黨尤側目差分戶曹郎專管北路物貨農商俱得便利其民至有願作邑宰請於朝者時沈公悅金公蓋國前後判度支皆薦公自助統禦使李時彥亦辟置其幕使巡湖西公歷謁沙溪金先生屢日承誨入爲兵曹佐郎戶曹請以爲調度御史癸亥 仁祖大王卽位秋拜司諫院正言先是公以御史久在平安道諳其形便請以李公守一代韓明璉爲巡邊使公又見完平李相元翼言副元帥李适驕蹇難制明年适與明璉舉兵叛公適受安邊之命疾馳赴任以牢關北心時 大駕播遷監司領兵不卽過嶺公言曰臣子義當挈戈爭死監司

令南兵使金俊龍領兵先行而俊龍亦不卽發公自請于監司曰願斬俊龍領其兵自往監司愧謝事平往見兵使請革侵漁之弊兵使有愠色公曰吾視棄其官如弊屣矣卽徑歸李公弘胄爲元帥引爲從事公約束將校紀律稍張乙丑拜光山縣監先以學政爲務朝廷設號牌特改公職爲御史使之檢覈丙寅詔使至公差延接都監節浮塞漏費用大省張公晚亟稱之曰前所未有也時擇遣八人考講儒生汰定軍伍公與焉謂當事者曰人心騷屑請姑緩之語聞上特展數月期公始事于忠清道旋以虜變 召還先是公謂當路曰白虹貫日虜情叵測急宜謀知形

止當路善之而未果也公爲李完平從事隸分朝南
下到果川請恤死節人崔夢良妻孥之在果者又請
給士卒綿布以禦寒皆從之諸議以戶牌實民怨所
在欲焚其籍以慰之公不可曰今士卒皆名係其籍
若一去其籍則渙散莫可收拾矣分朝又欲遣御史
分巡列邑公曰此大朝事且大朝命令旁達八路何
敢自此擅便遂止先是公有揚州之命亂已赴任務
置兵械知舊以民怨止之公曰竭力報國吾志也楊
爲股肱郡流弊百端公一皆釐革政成有褒賜又行
社倉法民甚賴之以修撰 召入嘗面陳朝紳朋黨
內司害公之弊 上宣醞使盡酌曰所懷止此而已

乎公曰臣言之非難自 上體念爲難矣俄以校理
上疏曰臺諫論大君第宅則 上意不平有不幸多
子爲廷臣所厭之語而旋有知悔之意羣下咸仰日
月之更曾未幾何而 嚴旨又降乞加省察克治之
功 上優獎焉爲賫咨使往袁崇煥軍前蓋袁公要
我助兵攻遼也旣至則袁公已讒死矣日與登州士
人吳大斌等唱和有戶部宋獻論 本朝禮當追王
私親著說以示公公以歸時 朝廷方力爭其議遂
重劾公俄出爲開城經歷已而陞爲定州牧使 天
將沈世魁鎮椒島遣千揔河成功有所要素公不肯
從成功怒作亂公重被兵刃而世魁反謂成功死於

定州之亂公就吏 上遣使者案狀使者誣公公竟配揚口未幾赦還其後我人至椹島見成功與語而歸公之誣遂白爲公州牧使進實封言事 御批予當體念丙子亂定使者欲以公自免公罷歸丁丑冬叙拜修撰上疏言讐不可不復耻不可不雪 上復優獎焉戊寅以司憲府掌令論俞伯魯不當以言獲罪復爲修撰 上特陞資除吉州牧使公自以遠離經幄又疏陳時事十二條且論說張橫渠西銘名曰淺見 上獎賜豹皮陞辭又 賜對公請賜北良綿花以御冬箭竹以習藝 許之吉州饑疫凡死者一千七百公發廩劑藥以救之廣開屯田得穀三百斛又別備

兵器有錫馬恩先是州民出布戶不下十足公以土產懋遷以除其大半辛巳瓜遞入爲同副承旨公年五十四而卒于其年之十月十八日 上悼惜特賜棺材又臨筵問故其臘月葬揚州之緝坡公初娶掌令趙應文女再娶郡守洪敬紹女皆有女進士權厘縣監許纘其壻也季媿金氏監役光潤女生男詮滋渲沔渲文科通政今爲郡守一女適李柱漢側出男澤女爲宋瑛妻詮生孝昌悌昌滋生萬昌百昌順昌郡守生起昌女適權愔次未行沔生震昌泰昌女適洪以度季未行權厘男斗樞許纘男璉玟餘幼內外曾玄甚繁不能盡錄公少負高才將無所不通醫

藥卜筮堪輿義和家說備嘗涉獵遍遊諸老先生門
講論辨質有言大學所謂明德得於有生之初謂爲
人欲所蔽則可謂爲氣稟所拘則可疑公曰有自幼
而惡者豈非氣稟所拘耶又諸先生於無極太極其
解釋多所異同公曰朱子所謂無形而有理云者約
而盡矣金南憲亟加稱賞公常慟不及就養每值忌
日必齋素一月事仲父如事所生教養羣從盡其誠
心崔海州家既覆公竭力以嫁其遺女先世遺蹟雖
片言隻字必收拾葆藏其莅官一以勤事愛民節用
裕財爲心故所至皆有頌德之碑蓋公於事物言爲
既無所放過又師心自喜雖舉世訛笑而終不沮縮

以故愛之者甚少而惟其樂善好義慕古勵行則人
無異辭焉此公之大略也郡守來示狀泣請銘余不
能以不文辭略叙如右銘曰

氣豪才優承藉先猷將無不知亦無不爲薈叢技癢
公豈多讓人謂攬事公益信己以此屢憎災蹇因仍
而非所戚終不與易彼之庸瑣能無頽赭諸老先生
樂與講明名理數句亦足不朽瑜不掩瑕愈見其嘉
我銘墓左以告觀者

贈戶曹正郎閔公墓碣

公州之沙塢有篤行之士曰驪興閔公杵字衡叔余
嘗見戒爲冠賓見其寒儉無比而儀無不具意以爲

此故家大族故雖流落鄉里而其勤禮也如此其後益聞其居家實行其所以警薄俗而愧惡子者多矣公沒後其子光晨光旻同居一堂和愛絕常余嘗樂與爲友曰是言尸公之教然也言尸是公自號也公十一歲同奉父母諸父避寇坑谷中擇高燥地處長者而自處泥中不去遂爲病源輾轉爲廢疾人故其自號如是云公自幼常不離親側美味不先入口亦未嘗先臥而寢衣服出於慈氏之手則誠心敬之脫必歛置高處其新者亦俟弟妹俱受而乃衣祭物餘殘長者雖與之而不食曰未及薦也疾病未嘗呻吟以爲親憂蓋天得然也稍長遊場屋得鄉解而時已

痿痺故不得赴南省仍自閔不復出母夫人疾革斷指進血及喪哭擗氣絕發引時墮馬折髀送客大驚勸使留治公佯許而從捷徑先至墓所卒以臨訣旣窆仍廬墓下祭奠極其誠朝夕只啜數溢糜粥初忌後在心制猶守墓上食以終三年居處飲食終不順變其後忽覺舉身驚動精神戰悸公心甚自疑從術人卜之術人曰咎在尊大夫矣公憂煎不自克齋沐露禱冀獲冥佑未幾蔚山公自任所就拿而病沒於道蓋父子一體理有感通而非公誠孝又安能如此時公年齡已高而執禮愈嚴人甚危之而痺疾忽見差愈凡喪事無不自盡人以爲孝感所致祭祀極其

蠲潔雖甚寒不廢沐浴父母所愛婢僕則特施恩意其犬馬則死而必加帷席蓋公誠孝不但委巷愚夫感悅亦有可徵於禽獸者豈所謂不容僞者耶其孝德既盡而推以及於親上之義虜亂奔竄時不處溫室曰君父播遷何心自便又於宗族隣里皆盡誠慤故既沒而哭者皆哀焉蔚山公題主時自謂罪逆深重不及於屬纊不欲書孝子字文元公老先生始諭以不可及知其不可回使書以嗣子而曰閔某篤行人不可及也 崇禎丙戌正月十一日終焉臨終家衆蒼黃方亂公曰雖此時不可失序公得年六十五配蘇氏晉州大姓父百福不仕內外祖皆聞人達官

蘇氏婦德甚備六親無不稱之亦可見公刑家之實效也鄉人屢舉公行以聞焉 朝廷贈戶曹正郎子光義早夭次光晨叅奉次光暹出爲人後次光旻女婚慶寔也叅奉無子以弟光旻子慶重爲後一女爲權親妻光旻男元重慶重應重慶重永重餘幼公嘗有帖戒婦女其言可觀又有奉先儀式子孫皆葆藏之余與公居址相望知公熟而服公深者久矣今撰公墓文實無愧辭也銘曰
古聖設教孝德爲先實因其性而鮮能焉嗟閔公孝實得於天生事死葬延婁丁連嗚呼孝哉其孰間於父母昆弟之言

京畿監司 贈左贊成洪公墓碣

海峰洪公其高才偉器天固生之出入篝火不鑠而煉以際興運則若將有爲而天又奪之未究其施使朝紳野處出涕相吊以謂天理之甚爽者斯豈獨公之不幸耶公在家而孝又善兄弟避亂而行甘旨畢給愍弱弟重繭負而涉險小妹入悍波不懾并命盡死相救侍親瘠不脫冠割指以和藥喪制一遵文公家禮骨肉有孤惇教養舍業如己子掃灑於王父者雖賤微奉之如母公之於爲人其根基已自深厚矣年二十五闡文科由槐院叅玉堂錄蓋極選也入翰苑移說書司書帶三字銜爲校理上劄言 本朝五

賢可睽食聖廟廡下爲獻納以譏誹權幸北黜爲都事馬官凡三年不離北路入爲春官郎兼管訓局超拜竹州府事築州北山城以當東南之衝召爲修撰弼善掌令白沙李公恒福爲體相以西路殘破當畀其人白遣公及金公滢公陞通政爲定州已而又陞秩移尹義州仍例 贈公先考叅判母夫人固在受真誥入拜同副承旨以至左副爲親丐養光州以前勞加嘉善階使者上其治行有表裏之褒仍加任一年以從民願時彝倫敷塞 母后閉錮西宮一時持正之人皆驅以爲分司官以宿衛之公自光歸海谷不樂仕進則勒隸 西宮且使儼接 王人使不得

退閑廢朝與金虜稍有情迹被 天朝覺察大懼誅
及以公充使奏請 天兵臨庇灣上其實所言非所
欲人皆爲公代怖公不爲懼既至 帝可其奏將大
發遼左兵以來公以 本國情形呈文該部盡其方
便其事遂已而將別遣行人劉時俊發帑幣東馳以
勞君臣蓋欲以微察也公又見諸大人具言接應之
艱諸大人嘉其辭直卽奏請勿遣行人其帑幣仍付
公以歸廢朝聞之大喜賊臣爾瞻噎媚詆公以阻遏
皇恩亟遣黃仲允更請行人頒賜公奉詔幣以歸聞
仲允行止中江不敢歸以待 皇上後命仲允至燕
竟不得請公於是始歸時金虜屢致慢語朝廷議報

其書而皆疑沮首鼠公極陳峻斥之義辭氣凜然士
論倚以爲重 仁祖反正兇徒多網漏或慮變起郊楸
公以文武全才觀察畿輔以鎮靖之公立朝廿七年
盡心奉職常不任威刑而吏民稱以神明其解歸關
道號泣至不得行儀表凝遠氣度深偉口不道俚語
身不近聲色雖不設畦畛而自治甚嚴故人不取慢
易焉朴燁鄭遵管西任恃寵驕恣過關者無不被其
侵凌而對公不敢平面視供億惟謹在燕日 皇朝
諸學士咸稱以長德君子所言無不印可主司提督
必戒飭館人毋視如前日也公接物寬恕而其不可
於意者則如將嗜焉廢朝時醜而貴者數輩求與公

昏公一皆謝之雖衆怒俱齋而公一髮不動所與墳
簾者金公溇趙公廷虎數公而已每到官超然有琴
鶴之趣家無長物只書籍數簾而已田園第舍終不
以綴意每公餘靜對經籍門巷寂然如寒士家公文
主兩漢而詩專盛唐族父鶴谷公瑞鳳評藝甚充而
每歎公才出古人一時主盟詞壇者皆服其格力俊
逸公諱命元字樂夫南陽人遠祖悅佐麗祖爲大師
其後諱灌爲僕射李資謙亂殉節以死謚忠平諱奎
爲中丞誅逆臣林惟茂謚匡定 本朝敬孫以詩名
號友菊齋官至同知曾祖春卿以文行標望絕人祖
逸民縣監考永弼進士妣平壤趙氏經歷琇之女公

以 萬曆癸酉十二月廿四日生其歿在 天啓癸
亥五月十七日 上爲輟朝遣官臨祭官庀終事
贈吏曹判書後以仲男從勳加 贈贊成兼職如例
前夫人揚州趙氏後娶坡平尹民俊女其上祖權高
麗大師夫人通大義事舅姑以誠處弟妹無間言公
敬重之年七十四以丙申閏五月二日終焉五男處
厚今慶尚監司處深縣監處尹處大皆承旨處久有
文行早夭叅判尹墀士人李仁碩二女壻也處厚四
男受河受澆受渙受瀨進士四女適任消韓聖佑朴
斗望金儁相其季幼處深五男受恒受泰生員受濟
受謙餘幼二女適翰林孟胄瑞崔錫齡處尹四男受

箕受範受叙受疇二女適李有老叅議閔鼎重處大
五男受宗受寬受定受完餘幼女適李觀周進士一
在室處久三男受治餘幼二女適金澳趙麟祥墓在
安山郡城頭村西向之原後夫人葬其左公早負公
輔之望壯歲不耦低徊郡邑及遭 聖際朝夕登庸
而天嗇其壽未展其萬一天之所以生公者竟何意
歟雖然澡濯昏虐之朝其所樹立足以扶持世道而
至今諸子蕃昌蓋蓋爲王國之光天之所以報施者
非不厚也然則天理雖曰冥冥而其真不爽者存矣
銘曰

清直而溫坦夷而方其源既深厥猷以光克啓于家
乃尼于邦將嗇其年胡畀之全將闕于後胡否于前
帝罔不仁氣或變嬗莫貴匪德莫久匪名我篆其事
用樹其徑

贈戶曹叅議金公墓碣

故有純孝人曰清風金繼字誠夫有以繼爲父而克
肖其行者曰忠伯字君恕嘗居廣州州人府使李廷
楫縣監朴明宇等 孝顯朝皆以狀聞今 上初始
贈戶曹叅議公十二喪其父哭泣甚哀吊者不忍聞
事母氏常不離其側或爲小兒戲以悅其意母氏奇
疾四十年扶侍湯劑露禱北辰如一日母氏蟣蝨滿
頭公常膏其髮以引之躬烘于突常秤柴薪適其溫

清之節避亂而行採拾拮据母氏便身之物未嘗有缺後諸名公勉以仕不肯曰奉養恐不如今日之專也及遭其喪勺水不入口者七日以兵荒八月不得營墓啜粥如初廬墓三年親執炊爨凡祭先極其淨潔雖婢使亦必使幹濯與兄弟友愛篤至未嘗暫離數日不見輒思戀涕泣弟有過失哭而撻之兄弟之妻亦敬畏不敢爲非其羣行焯焯類如此然知公者以爲皆公疎節也倭賊時偶失母氏所在冒死入賊陣號哭求之賊始認爲謀者急縛之旣而感其至誠解而慰遣之後有天將過倚廬見其執禮而曰中朝亦罕有其比歎息而去凡母有所欲雖非時之

物求之輒得人咸驚異之蓋公之行出於至誠而然也金氏起自高麗侍中大猷本朝灌叅議高祖克誠郡守曾祖友曾僉樞祖汝光大護軍公旣克肖其考母安氏亦教導有方故其行高而甚備不但稟質之美而已夫人閔氏驪興高年女婦德克配公先沒別葬清州塔淵里男益新側出益善益好益昌女爲主簿朴士龍妻益新生洙及濤洙叅奉李命欽閔穎壽其壻也濤生榦榦出後洙內外曾玄多不能盡錄銘曰

一理貫通四海以準惟公孝德華貊孚允世無醇行州里行乎盍觀碑額 聖渥攸紆

懷仁縣監趙公墓碣

白川趙氏家家漢師之南郊力田自給而無富名入朝做官而無顯名盡誠事親而無孝名然人無不希慕愈久不衰者豈亦三無之使然也夫人內積忠質外則退然無貌於名豈非今世之所稀而不厭於人者也公上世自高麗上將軍文胄始大顯本朝復興君胖嘗見太祖高皇帝於元相脫脫軍中後奉使入朝高皇帝道語故舊至今譚者榮之子瑞老知申事孫元立僉樞曾孫權上護軍是公高祖也曾祖長孫司果贈通禮祖應斗護軍贈承旨考諱冲不仕有隱德嘗以勲臣適長叅會盟宴例加堂上

階年至大耋妣成氏昌寧右族鳳之女甚有閭彞公兄弟四人公最季生有美質仲氏南溪公尤有賢德同居尚義孝奉二親光海時南溪公已決科公亦績文優於博士業而皆不樂進取仁祖初羣賢滿朝多公同志儕流而公無變素履年四十七始除慶安道察訪未幾免歸復爲造紙署別提已而大駕幸南漢公適告歸鄉曲衝冒賊騎追赴行朝例遷直長用扈從勞陞義禁府都事時新去亂時事大變公皆不就僴荒湖西之永同日與漁翁野老忘形爭席焉嘗爲懷仁縣監略之官旋歸永同公年益老不堪松楸之感遂還鄉井南溪公亦謝事歸未幾相繼下世

公諱廷鸞字子祥性至孝成夫人嘗疾病斷指進血疾遂已丁憂時年紀已衰執喪愈謹語及親必掩泣祭祀必獻賢以薦誠事諸兄如嚴父南溪公愛重之公私大小必咨焉公風彩休休內實剛方雖好人之善而亦不容人之惡子弟不敢有非義之行南溪公有子曰錫胤甚賢而貴公固愛均已出而有失則亦不恕也處官事必盡誠不徒哺啜其試懷邑爲吏爲隱清操如檠亦耻於人知平生愛刺特甚權勢之途馬足亦趨趨也噫公所有如此而沉於下位埋沒以終豈非命也歟令人鄭氏監正谷之女乙巳名臣思顯之孫男錫祿方爲郡守次錫命錫齡女適生員尹

摠錫祿男曰橙生員韓聖佐李鼎蕃尹孝教三女壻也錫命男曰恂女適說書尹嘉績錫齡一男三女皆幼尹摠男曰正教女長適李汝珏二女幼橙三男韓聖佐二男恂二男一女皆幼公以戊戌五月廿六日年七十五而卒令人先公十年卒年六十五墓在海西金川郡西德洞卯向之原公余叔父習靜公之友壻也叔父直道寡儔獨與公兄弟甚懽余故敬服公久矣而又因鄭叔母知今人之婦德備矣今郡守兄弟託以墓道之文記昔寇亂之餘公自永同訪我於深山評山水說桑麻久而不去酒酣噓唏歎息涕幾隕之豈心中有所不平者歟噫今世無此人矣彼便

儼皎厲名於有而實於無者蓋觀於公而宜有愧色也銘曰
彼趨而營我身閑閑彼巧而偷我心無艱我田有稼
我家有政我位不隆我付之命吁嗟乎斯人今衆人
其誰與並

工曹佐郎趙公墓碣

牛溪成先生講道坡山苟有志文行之士無不登爰
焉公時在門人中年最幼穎悟祥順雖流離喪亂之
際學業猶不廢成先生亟稱之考叅判公諱毅道坐
事謫豐川公隨往先生慮公兄弟患難憂虞因循怠
惰勉以力學自立弱冠文思益進場屋必居上列一

時才俊皆願識面潛谷金相公墳來見所作嘖嘖稱
賞遭外內喪王母白夫人尚在孝奉備至以命治博
士業中 萬曆丙辰進士時奸兇專國考試尤不公
公以故卒於無成 仁廟甲子用薦者除金吾郎平
進爲直長主簿移工曹佐郎出監堤川縣吏民稱爲
神明歲饑朝家考察儲待多寡以行賞罰使人曰公
所儲實多當以實申公笑曰良無捐瘠斯可矣可因
而有邀耶任公統金公光炫以御史相繼舉公治行
再蒙 恩賞然匪公思存公益無不安未幾監司至公意
有所不樂即日投綬歸民穉耄聞之驚駭奔走赴監
司訴奚爲使我失此慈母旣不能得則立石追思焉

公自此優游田里益無仕宦意以叔氏從仕在京略入城相依公宗姪爲結茅於先壠下僅可容膝而公處之夷然惟霜露薦享不厭蔬水 崇禎乙亥八月十七日卒得年五十二墓在交河德水谷甲坐之原公早親有道濡染耳目鄙悖惰慢未嘗有焉少時酷好臂蒼以叅判公不善也斷置不復爲人服其勇雖早喪二親孝則不及而友愛之篤至老不衰訓誨家人一以小學如或不率則正色相對不與之語使自畏服庭對之際多士紛沓而獨危坐拱北不少動焉不喜交游爲官專務誠實一心謹潔終始不渝其幽居之室扁以自娛琴碁冊書玩心閒適心經近思等

書終身溫繹清陰金先生以詩挽公曰每憐世路拋佳士還惜泉扃閑好人斯可以不朽公矣噫公之年位皆歎於德豈將發之於後耶公諱鉞字季中趙氏籍咸安自高麗元尹丹碩至 本朝進士旅皆有名跡進士與東峰金時習志同有孫舜官叅判己卯士類也曾祖諱庭堅叅奉祖諱堪主簿入休菴白先生甥館師事休菴成先生與爲執友而取其女爲子婦休菴靜菴趙文正公門人也叅判公娶光州金氏宣務郎遠慶其考也公凡再娶前媿松江鄭相國澈之孫府使宗溟女早歿生一女適經歷朴世基繼媿平壤伯趙仁規之後縣監浩女二淑人皆以名門淑質

咸有賢行趙淑人生男曰淳源今德山縣監克遵先
範士友推重焉女長適士人韓相老次適直長成重
器季適郡守金光斌朴世基男泰徵佐郎泰定尚主
爲副尉女壻士人慎有萬縣監尹叙績淳源男植格
樸女壻進士金晁叅奉具文洙韓相老男裕慶女壻
李鳳紀成重器男杭女壻李焜金光斌女壻李澤也
縣監以佐郎之狀來徵余銘余病未能焉公從子僉
知逢源以書督之曰叔父之至性懿行子不可不闡
遂爲之銘曰

白成二老淵源靜菴公承餘緒如車指南篤志實踐
有文有行在家而脩是實爲政闡洛之書至老奉持

安定門人不問而知卒沉下僚識者興咨所有者高
孰謂之卑我敬其人銘此墓碑

監察具公墓碣

具公瑩字瑩然居在高山縣高山地僻事儉具公能
業詩書行仁孝出入不悖所聞嘗事文元公先生於
溪上文元公愛許之後大學士澤堂李公亦尚其爲
人名其室爲竹牖夫文元公儒宗也澤堂公脩士也
觀乎所與宜其發名成業以盡其賢而仕止於小縣
終以沒世知公者蓋多恨之然其所教授生徒若而
人能推明其世以圖不朽今閱其事實始終其賢矣
哉使其先於澤堂公必立傳以垂於後矣世無復知

公者惜哉公少孤依其伯兄煒以長兄弟之間友愛
彌篤蘇校理光震愛其資美獎誨異於他兒其後
天朝吳都司宗道兄弟遇於逆旅亦奇之禮遇甚款
光海壬子中進士有倖門家臣自以與公爲戚欲以
蹊逕餌公公不肯俄而姦黨倡爲廢 母之議名曰
大論全州有柳應元者發文以應之公奮然入縣學
將率諸生抗章以斥之伯氏以爲是自族門戶也力
止之公遂只取應元文焚之 仁廟改玉搜舉遺逸
縣官將以公名應 命公力辭而止丙寅始拜活人
署別坐丁卯 大駕將去邠公與同志人柳泰亨詣
廟堂揚言曰 主上一入海島虜兵蹂躪八方則一

島之外皆非吾有莫若南臨湖嶺以圖萬全此非王
欽若江南之請也諸公或是其說 王世子分朝南
下分朝諸公請公自從體察使李公元翼俾佐號召
副使時文元公爲號召上使辟致幕下事定褒啓其
勞勩戊辰例陞司道渠直長未幾有推覈之 命同僚實
當其責而公以倖免爲耻竟自罷去後錄扈從勞陞
司果丙子聞邊遽卽處置家事赴義兵將鄭公弘溟
幕下痛念 行朝有獨立吞聲哭之句戊寅復以別
座轉監察嘗差祭于 長陵時大君爲獻官公據例
揖大君不拜大君悅焉歸途請與漁獵公辭不從公
在臺監凡三年治縱發奸絕不吐剛人多稱服焉出

監懷仁縣治尚廉平以事罷自是養閑田廬時閱經書以自娛甲申聞北京破作詩以哀之癸卯七月五日卒葬于縣西斗驗洞祭向之原公端和恬靜言語必慎與鄉人處開陳誘掖使之漸化有友人將死約爲婚媾既而其家有所避忌者人皆止之公曰亡友不可負又所親死於染癘公入臨歛殯而歸人以爲難常以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戒其子弟然遇事剛果未嘗有訕黻之意故知者蓋寡而其知之者必傾心焉如李叅判蔡金殿中東準柳諮議楫朴旌善安行宋主簿時榮皆忘形友也將葬門弟加麻者數十人操文以祭者皆稱其孝友信義公蓋十室之不誣者

歟具氏出綾城高麗上將軍存裕其上祖也曾祖司直世英祖部將曇考大倫以公從勳贈承旨妣永川李氏典設司守胤曾女公娶三嘉李氏有柔順行考生員時敏庚子月日先沒而祔焉男致成致兼女適權在致成三男麗虎薦二女爲蘇珪南正薰妻三女未行致兼三男厲廢齋四女未行公年既八十聰明不衰步履甚健豈其不與歲俱化者存歟觀其所與又考其所養是可銘也已銘曰

允矣具公外順中剛大論云初如火方揚公爲上舍出言堂堂狂瀾之倒隻手以障人不從亂孰如其勇內既有存是以能用公有詩聲人謂清新我嘗夷考

詩不如人不以學名心則不忘紫陽之詠竹牖向陽
太史取之揭公之楣有欲知者請攷于斯

掌樂院僉正 贈左贊成壺城君宋公墓碣

惟宋氏代序甚遠然其可譜實自貞烈公松禮始其
子玠孫瑞仍三世相高麗 本朝議政軼有孫曰寅
世稱願菴先生 中廟朝尚主爲礪城君學問文翰
爲世所宗公其曾孫也祖惟毅考圻位不顯而皆襲
勲爵之贈妣光州大姓金大憲弘胤之女公諱熙業
字克家生有異質見者皆稱其稱家兒稍長就學風
玉軒趙公守倫風玉牛溪成先生高弟也光海壬子
起大獄跡逃命人至公女僕家時毫毛連累者家立

碎公懼及以計捕告賞加通政公深耻之力辭不得
歷西樞連拜朔寧丹陽二郡守 仁祖卽位盡削光
海朝勲籍公家食松楸下一時勝流皆作詩以詠之
上亦察公心又公連姻 王室以舊例受職自刑曹佐
郎遞叙爲杆城縣監刑曹時不阿權貴在縣又忤監
司罷去鄭相國致和時爲亞使欲直公不得則亦解
職歸已而除義禁府都事不就後改金城縣令由掌
樂院僉正移司宰監俄拜高陽郡守與監司語偶及
關節弊監司聞於朝遂究覈其人公不得已以實對
朝紳數人因是獲譴公不自安雖遷安山郡守而不
敢赴久後 上曰宋熙業一忤於人而不起廢世道

可駭於是除漢城府判官改掌隸院司議病不仕公
自七歲已知晨昏節賓客至亦能拜迎母夫人卒十
歲喪之如禮及長常沉靜寡默雖遭倉卒亦不動聲
氣其接人則和氣藹然及游風玉門聞見益廣行誼
益脩凡祭祀儀節必遵先法處同氣事庶母親族黨
教子弟御僮僕皆有規繩其爲政主於慈祥清淨而
綱條不紊故所莅常有去後思嘗蒙廉白循良之褒
高陽亂後學政專廢公首先修舉士論亦多之居家
淨掃清坐無所營爲而惟先世事實雖至筆札之微
必纖悉哀粹以爲久遠之圖常整置筆研素慕江濟
陽之行故書冊無弊壞者又服程張夫子之訓以爲

收宗族厚風俗必以明譜牒爲先故凡族姓書無不
搜羅聯爲巨編者累十故踵門叩問者相繼公輒剖
析響答無不滿意而歸以至東方小說暨書帖之流
採撫成秩聞人有僻書奧文者必重購以致之又深
於篆籀所刻圖章妙絕無倫性好山水如楓岳無等
諸山遊屐屢至焉公之大者固可觀焉而其細又有
異於人者如此矣然世人無知之者惟風玉公胤子
滄江公諫論人甚不苟獨於公亟稱之今其姊氏子
李觀察弘淵故耳熟而公誦焉公以辛丑十一月年
七十六而以二十七日卒翌年正月葬于揚州立石
里先塋側公嘗自號壺隱豈以氏出壺山而亦仍託

於沉冥耶前夫人呂氏監司祐吉女甚有婦德公敬重之女長爲王子仁興君瑛夫人次適縣監李震秘後夫人李氏其考庶尹景恒也二子瑋珩女長適李行殷次適黃璉次適李壽壁側出男珩瑗女適鄭杙仁興生朗善君俛朗原君俛女爲趙泰開李秀文妻縣監生男重茂重英女爲申法朴綱李世章李宇標妻瑋男世鼎世泰世晉珩男世益壻尹興績黃璉男夏臣夏良夏弼李壽壁二男幼鄭杙一男三女內外曾玄總若干人世傳上世有惟翊天翊兄弟分祖壺山恩津二宋然則余於公實同出一源今於銘公義不可辭不但徵信於趙氏三世也公以王子恩例贈

贊成仍襲先勲爲壺城君銘曰

惟公初載不緇於沮俄逢薰沐愈著其潔願菴懿範承繼罔缺出自天潢還播玉葉愷悌神聽福祿來習攷狀銘墓輿論並拾

原州牧使李公墓碣

牛溪成先生講道坡山門弟子甚盛然其行修言道實浮於名者惟風玉趙公守倫其人也趙公教人亦使歛華就實歸於有用觀於韓山李公叔姪可見矣公諱聖淵字冲遠考生員公德游聲望絕人不幸早世公從叔季父叅議公德洙都事公德泗東脩以事趙公當時趙公大小哥滌涑皆有孝義行坡山徒弟

如吳公允謙申公應渠標揭出等公遍與游從已而
趙公罹淫禍叅議公坐謫關西公棄家從之經年不
忍去時光海政亂彝倫數塞公雖在布素常盡然傷
痛北渚金公溍卽公表叔也公遂與反正之議錄原
從勲除司僕主簿出爲臨陂縣令時當暴虐之餘代
以仁恕吏民鼓舞焉以治行第一褒賜品服又命陞
叙及以民願考滿不許代歸自後外職則江華經歷
豐德金浦郡守平山府使陞牧原坡二州於內則通
禮院奉禮漢城府庶尹廣興守尚衣院正以掌樂院
僉正終於京第則 崇禎壬寅五月九日也壽七十
七公爲官寬平簡易非有大何不用桁楊以故所在

皆親附愛戴又有禦煩剗劇之才故當路諸公咸請
自從其爲豐德時從季父喪南下猝聞邊遽急赴
行在則城圍已急矣遂馳入江都隸分司及江都破
公自以手下兵爲肉虎討有言元孫跳出者公挺身
疾赴露地守衛晝夜不離原州時忤監司監司措撫
多方不得毫毛犯遂誣以田政不實責配清安公內
行甚篤自以早孤每遇喪餘素食哀慕如袒括時者
必數十日以寓追喪之意移孝以事諸父人不見其
異於所生處堂從如同氣與人善謔以和賢愚貴賤
無不親愛焉然其是非取舍之極則自有尺度存乎
其間可見胸中不草草矣始卒以清慎自持而亦不

爲皎厲崖異之行常曰貧富榮落自有定分分外經營災必及矣今以其言考其所爲則雖謂之先行而後從可也李氏上世稼亭牧隱以文章節義名聞海內其後賢而貴者相望故韓山之李人謂不須譜也
曾祖洎 贈執義祖濤及生員公皆 贈承旨妣仁川蔡氏侍直無易之女公淑人李氏 國姓讓寧大君禔之後禮曹佐郎戴之女讓寧世所稱 本朝之太伯者也淑人有婦道起糟糠隨公涖邑塞蹊逕絕苞苴以昭公清操有一弟廢疾不任主喪淑人請於公奉筵几祭之傍室禮雖所不言其誠孝則可見矣年五十五先公廿年没于七月之九日公卒穿其墓

合葬于西原縣東玉溪山新卜之原西去承旨公墓三十里而近男東稷官府尹 贈公叅判淑人視其秩女壻李翔進善孫男秀彥新登文第秀儁秀實秀韓三女爲叅奉尹譚司諫趙聖輔士人李世敬妻余早贅公門公猥加知獎常弟育之 寧考朝余再赴召命公嘗詔余曰人之晚節難保今子際遇古今所罕須竭力以報 聖恩如其不可亟思歛退毋徒埋沒身名也余至今惟念公真愛人以德者而竊味其言其亦坡山之緒餘乎府尹晚闡大科榮塗纔闢而公則不留矣血泣追惟思顯厥美余若不以公爲有知而加之以溢辭則是平生契誼不在相正而在於

相譽也嗚呼吾不爲也銘曰
於惟李公我攷其譜惟稼與牧實維其祖我溯其承
有美趙公學于坡翁文行在躬源遠末分豈盡心齋
惟安定門雅飭則皆矧公資美不寧口耳行篤于家
諸父曰爾勸其不逮移我以事耆事于官 聖朝諸
老曰爾有才且有其操于內于外爾無不宜而公自
抑其志卑卑神之聽之宜福以申惟子若孫前纓後
紳根深枝茂嘉實離離不種而穫我罔知茲凡百君
子徵此銘辭

